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九

年

嶽

猷之男應復編

啟

通交代趙寺丞啟

輟班外府宅牧南州來從魏關之間具知上意
坐使巫碯之下如在近畿辱附交承亟脩摯問
并官天石神秀也望穹華漢諸侯王有煒苴茅
之旧唐進士第並馳常布之先獵、貴名駸、
華踐癸劓游又初何有於盤根前著借籌蓋居

多於婉畫遂由驥乘入邁鴻儀既鍵司賦祿之
頌且傳正儔鳴之事謂宜徑上分輝藜杖之端
顧肯斜飛坐弼梅花之外復持美最歸重清班
三丞朝望之夙優列宿省郎之平陟銀黃丈二
組何勇退之甚高紫翠七一峯殆夙緣之有幸
郵傳至止轡誦翕然載維此邦雖非昔比然而
潢池赤子久矣相安白水青秧居然可喜允資
坐鎮所願速驅帝東宗英寧久作夫夷之長朝
知治行即峻躋供卷之班某全抱一疎况嬰多
病初無循良之効何望古人惟有凋瘵之餘以
累君子襦袴已歌於來暮枕糠粃接於在前願
言奕葉之雲仍惠徽交好尚與都梁之父老教
候先驅

通曹漕啓

自天錫命易地建臺占軫翼分以星移寔同躔
次戊分已屯而雲列正賴轉輪軺傳肯來提封
胥懌某官高標絕俗寔學濟時康廬數千仞其
高地靈不斷魏笏一再傳而後夙烈如存身蚤

踐於夷塗已共期於遠器由外司馬為中都官
六院浸高晉司禁鍵專城庶取官向 淮壩
作塢以甚嚴倉廩名官而尤重轉而反楚復此
爰周時並植於隼臺身寔兼於數器外則餽餉
不絕宿飽相歡內則歛散以時常平益廣征謀
密贊偉績於昭公宜疇最以徑歸上欲用賢於
已効備契丹寬河北當護本根遣鮮于出京東
寧遠執轍顧熊湘其密迹馳驪駕以增先入境
而褰帷涓劄而視篆先聲有做和氣潛孚自北
而尚重湖正資於均惠不夙則莫一札會見於
趣還行復家毡即持禁橐某漫分斗纍徒玩歲
華食粟何裨問戍期而已過合符良近搖歸夢
以先驅自幸未塗聿逢揭節倘一日而來去得
奉六條尚二天其烏依庶幾全璧

通劉提舉啓

榮被詔声起將使指湖南二千里盡歸攬轡之
中天上十三星是乃積倉之火先唐所暨和氣
已孚某官室璐大名淵源粹學蕭然風骨所謂

山澤列仙之臞偉甚詞章如聞鈞韶九成之雅
峻躋清貫夙負有聲太學諸生尤記舉幡之日
集賢學士共鶻落筆之時道家蓬山望即省戶
使其依違婉孌以諧乎俗豈復臣博四翔以至
於今逮乎訪落之初爰借傷工之重記正元之
朝士能復幾人陪止雍之侍臣是特一武忽飛
鴻之鶻矯渺獨雀之來歸水竹清葉圖書跌宕
神全和氣深王身退而名益高石室棋間難久
袖爛柯之手衡峯雲捲獨深知故日之心果開

黃紙之除書茂東白頭之老監起節揭節涓日
建臺太史度湘豈若執事從官之內長孺發粟
何如拾遺禁闈之間上方以近向而視遐阪公
宜持豐年以報明主甫臨封部立有最聲寧久
滯於六經即平登於兩制某漫分山壘何補縣
官蕭索戎樓久瓜期之云熟嘔啞歸櫓覺專輿
之已秋正末路之凜然椒輶軒之至止倘尚留
於一日幸得事公雖獨有於二天敢云私我

賀汪帥除都丞啟

榮被溫綸肆加異數寬憂南顧允資中軍帥之
賢導密西擬爰進真從臣之列提封所暨頌詠
惟均某官寔學兼該英規有偉胸中甲兵數萬
敵胆為寒湖南壤地二千民孺悉暖教令孚於
期月威風懔於重湖富公之在青州非多蒙振
魏國之帥定武頓革墮驕治最卓然宸衷東在
乃亟陞於從橐仍倚重於帥垣惟承旨視鰲禁
之至嚴而入寺與繡坳而並峙紹興趙子畫寔
其次對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佇觀
、以喜疊、 莫殫

賀運使建臺啓

載消剗旦肇建崇臺英蕩輔函移福虛危之分
棠陰閱世恰逢甲子之周初滌穢故一新條教
某官夙傳家學見謂吏師玉潤三峽之泉去為
江海洞庭重湖之野來奏鈞韶坐使離騷之鄉
復見皇華之雅列戍驩呼於宿飽諸生倚賴於

夏盟一尺商霖已應隨車之所千艘楚粟坐通
下漕之水立有最吉平躋禁路某繫匏禾去花
樾為依雜沓賀裾茲欣逢於上日嘔啞歸櫓尚
亟請於下風

謝除大理正啓

外庸何取猥玷除書後至當誅自歸造命輒陳
悃幅仰答生成竊惟士制刑之中史告成於正
是為地官鄉師之屬寔視南臺持書之班厥任
匪輕以人而重要必稱寺中之絕乃可司天下

之平籍未能得西京黃栢之循良亦當復南士
顧榮之秀望始為宜稱無負選掄某戎削之姿
款啓之識如魏王瓠濩落本空如紀消雞虛橋
已盡粵叨乘於一障偶坐閱於三秋貴以會期
初不過俗吏所能為者問其治狀何敢竊長者
之言稱之仰籍大鈞僅鞅細滿俄予環而使入
受上印以亟行久阻濤波倏侵晏歲雖式微之
賦幸已來歸而棠棣之詩恐其或廢屬經營於
薄緒遂宿留以後時暮雪免園自慚未至春風

燕壘尚許重尋自憐支離擗乾之餘復與光明
盛大之際昔渭濱雲遠每懷報一飯之恩今東
間天寬又覩觀四方之士突兀眼着於大厦依
稀身傍於名躔人賀其遭已慚非據某官勤勞
再造平決萬微京邑空囹如見成康之世太倉
發粟寔同禹稷之心流海宇之頌聲輯庭闈之
慶事八十者五豆方茲老之仁三千年一花
益衍綿之笑既宏開於壽域尤茂積於陰功
謂其旧服於官聯蓋亦粗知於德意俾污是正
更廣好生某敢不敬受嘉師仰酌鴻造畫衣冠
而活惟知仰贊於明時帶笈著以遊尚與少安
於愚分

除謝右侍郎中啓

元祐師臣密侍臨軒之旦淳熙即選誤叨除目
之榮恩華度越於輩流感烈輪囷於軒胆恭趨
嚴屏肅摯謝函自三班更旧制以來惟兩選以
右銓為劇七千八十六闕尤歎久淹五萬四千
詞條孰能徧睹肆今日至釐於積蠹而冗曹頓

為之一清然而綜叙得人自足服衆多之口妄庸匪據恐反生僥倖之心世曹必得張宣公之賢蜀士亦須杜起莘之望豈繫謫陋可玷清華其結約無竒支離堪咲雖從諸老先生之後良情見聞徒慕兩京循吏之風莫知宣布竭重來於班荀甫四閱於階莫貫索曉沉幸空列犴武春成鎖恐漏多魚偶沙汰之尚寬豈喬遷之過望不圖冗散忽與甄升紫粉界墻在一時而起甚青綾保直如列星之咲何莫蓋其慚欲辭弗

遂必使無冤失職乃見清通正以自惟少文安能敏絕靖循僥忝弥切凌兢某官文武兼資芳讓盛德緇衣兮又改造允出至誠契禱以待有功尤嚴責寔再念銓衡之公法是閔磨勵之微叔深媿愚悰昌當隆使某敢不敬脩職守祇服休明自知無佳吏部之稱可孚與望何敢以老衙官之語而忽選曹惟既乃心庶無所負

賀左史王侍郎啓 應麟

升華柱史晉二天官冠竊首蛾眉之班紫毫發

彩上雞翹豹尾之列金鏡題才宸命誕頒朝紳
胥慶某官四明間氣諸老傳真海內第一流負
古人所自任之忘胸中三萬卷成當世不能為
之文權異科軼乎園與盤洲載令德自文正而
懿敏疇治鴻碩通歷清華夕金華而朝石物藉
甚告猷之益內玉堂而外西掖煥乎宜誥之稱
丕彰近甸之民庸式著本朝之公望復作蓬山
領袞盍為禁路羽儀褚遂良之錄起居載筆幸
嚴於書法孫莘老之振淹滯持衡爰別於品流
增貴綸垣行登政府某幸依官薄况托年家慚
無佳吏部之名願言庇夏敬致真從臣之賀尚
聽揚庭

浙東提通交代啓 家鉉翁

予環趣入方勞使臣之來出節俾行猥承賢者
之後軋脩初贊自託下風某官問學淳涵風猷
整峻大見孔舉文老一高視於人屏淮兄陳元
芳二季共稱於世瑞越自馳英声於茂宰成美
最於价藩擢外府丞維天子使並濤江而東鸞

乃馮翊之左尾略熟重來風生一道蒼崖赤子
自以為不寃玉壺清水梳之而勿濁含香徑躋
於省戶寓直密傍於奎鈞有功見知原省因任
留之以為帝鄉之重待之以成宣室之釐方底
綠綈頓覺小蓬萊之近屬車清蹕即躋旧筆索
之班其積媿室餐日尋歸夢顧鈇刀之鈍甚如
爾斧之輕何必咨於周敢以馳驅而自詭其則
不遠庶幾架獲之是承

謝馬丞相啟廷為

太微積星之次良玷清班小雅皇華之歌驟膺
重寄循牆弗遂銜袖以前功以行部過江昔之
所重观風近甸今者尤榮况我朝初設於祥刑
維外郎首膺於出使自非夙望曷称嘉師某慕
尔微踪凄其先緒帶衡佩矩僅守曲士之常尋
錯節盤根初茂良工之剗剗平生惟思於斂退
所至輒用其疎愚治郡平、甘催科之甚拙司
銓憤、耻拮據以為奇盖深逃健吏之名幸不
在巧官之目胡不歸、賦頌欵菊荒無何有之

鄉乃全擄散比陳情以自列特知己之汝容豈
意出論反叨持節地大物衆莫如馮翊之區入
微望輕豈稱職司之辭無乃畏景而就日稟其
受命而飲水某官學為帝師心主善類周公相
祀上未許於明農而結當封天密扶於陰德蕩
八荒之開壽廣一道之好生爰重謀詢九加選
擇謂某雖甚腐于力若不足以激昂然有志於
民可與聞於欽恤遂令司臬寔荷化鈞某敢不
敏服明辭莫殫薄効相期勿犯幸逢畫像之朝

尚賴曲成亟友屠羊之肆

謝福王啓

明德茂親夙仰宗藩之重皇華宵雅誤將使指
之隆循墻莫控於忱恂削擯用伸於禮敬竊以
鼓楫而過江在晉謂至難露冕而行南陽世稱
殊寵洪惟今日九重帝鄉三輔黃圖供號扶馮
之近兩朝赤子深涵豐沛之恩必將坐致於無
刑斯可延洪於有慶匪時宿望曷受嘉師某本
以妄庸游叨任使出司民社曾微慈豈之稱入

忝銓曹又乏清通之識竊自知其擣散每深媿
於食浮力請賦詞惟期從欲不能者止亦分量
之所安爰周咨諏敢馳驅而自詭况難愚惟知
遂一致之惟而閤劣未易祈兩端之疑顧視闕
然寵臨厚矣某官盛德而仁熟行高而屬尊賜
朕膳於弟兄式篤先朝之愛分宝玉於伯叔益
隆聖王之恩大路緩輦之脩殊徽黃髮台背之
介多耻肆勞讓而下士益推廣於好生某敢不
明清車辭矜異庶戮畫衣冠而治將奚補於盛
時帶笈著以游倘蚤諧於初志惟祈亟護亦切
瞻依

通洪安撫啓燾

建牙禹會聳聞賜履之新將指周原喜是振衣
之旧雖造化曲為之地皆汲引以至於今輒冒
顏行敬抒心曲某官光明俊偉凝重粹溫郊藪
之有鳳麟蔚羽儀於昭代山川之出雲雨將潤
澤於蒼生出入雷四絕之餘險夷惟一節之貫
變自疇茂庸於分開乃恩挹爽氣於游惟岩居

川觀花香竹色公雖袖看棋之手上方興當展
之思謂田筆橐之臣惟靈光之獨在而小蓬萊
之地乃馮翊之要區五閣冠班十連領帥為我
強越未容卧龍於清波惠然肯來况馬復踏於
熟路先聲布濩環境懽呼領東方之播紳靡頽
暖席問西廳之典故即幹洪振某立朝何裨予
節良忝若時華選敢當小雅之遣使臣寔有夙
緣復見文昌之帥長乃平生之知己為寔今日
之至榮所幸有函文之可親豈敢以外臺而自
列奉令承教常如在幕府之時當軸處中願復
入陶鈞之教

回郭衢州啓

觀風問俗愧無古庸使之能宣化承流幸倚東
諸侯之望教脩削擯仰復司籤某官寔學兼該
宏規有偉盤根利器未嘗有學之少經堅車大
輿每貫險夷而一致自早收於儒級已綽著於
英猷農扈晉班珍曹疊組急流勇退竭為鹿洞
之游英最昭升徑陟維工之長既益深於涵負

維久闕於經綸若時太未之厯頗徂潢池之習
蜂蠆起於袖人皆貽愕以莫前龍蛇放之直公
獨矣談而遂寃懋著期年之最坐臻千里之安
方畧具施威聲益振爛柯日永已知基着之高
褒坐春溫更覺橐班之近某立朝何補乘傳竭
求深惟司臬之匪輕正望同舟之共濟康衢謠
誅喜復見真淳之風原隰馳驅亦與豫安靖之
福

通鮑制置啟

賜履至海方詹統府之尊六轡于原猥玷君臣
之選夙幸徵於先好茲又託於下風乘傳甫來
飭函以贊某官風儀簡遠論議宗欬少微古括
之精英寔鍾周氣太山洪河之涵負卓為偉人
自親東於廉宸遂歷居於言路抨彈霜肅凜其
一御之風史忠讜日陳不在三諫官之下咸歛
手以避於司隸乃持橐徑上於甘泉史觀兼華
秋卿疊組王休國論方有賴於儒猷後經中權
乃出顯於閫任仍躋仙殿來重瀛垣粵從號令

之新坐使提封之清春生秋肅山立霆行海不
揚波已獨高於殊績林有伏猛盍歸重於本朝
暫為十洲之少留即聞兩地之徑拜其奚堪用
世甚忝為即歸夢久播每繞蒼苔之上談息過
厚俾持英蕩而東媿隆指之莫將幸高牙之密
迎周原撫之敢自詭於驥馳夏屋渠之尚烏依
於芘冒

賀朱漕啓

輟武機庭將輸河漕木天寓且遂通東壁之躔

銀漢乘槎密旁長安之日棟聞揭節盡肅提封
某官天分夙高人門甚備引筆伸紙其言自成
於波瀾游又發矧所至無前於肯綮自與聞於
國計益展究於英猷有蔚功言盍膺事任劉子
羽之在擬掾寔贊魏公之謀鮮于旣之號福星
嘗聞迂叟之語教條所暨和氣已孚漕引以歸
中都佇昭異最拾囊而從上雍遂陟禁塗某夙
荷眷知尤深慶懌馳驅英蕩敢云六絲轡之並
持流落草堂尚望千丈表之大芘

賀章叅政啟

渙汝奎筆晉貳台衡控寧武圖功方領神擬之
重繼自今立政遂叅國秉之隆贊書一傳舉笏
交賀在昔仁祖有若郇公肅艾清忠是相慶曆
之治重謹微密其形祖徠之詩洪惟今公克篤
前烈某官堪轡間氣經緯全猷喬嶽太山極包
涵而雲雨自潤祥麟瑞鳳不驚搏而羽毛畢朝
早以魁壘之英共期公輔之器歷諫官御史之
職有偉建明居給事侍從之間益隆德望

儀於清要猶未究於經綸旧學甘盤上方篤從
游之眷中興常武公遂躋基命之聯乃蔽宸衷
擢陪宰席退思岩之深念無非為國家久遠之
圖天章閣之宏開方自任天下太平之責予以
慰蒼生之至望予以昭真儒之極功以首叅而
攝行豈但用壘寔之故事當中書之虛轄行
遂繼畢又簡之芳猷某幸囿陶鎔第深慶抃駟
駘之持絲纆初何補於詠原燕雀之托悒蒙其
敢忘於質履

賀刑部陳尚書啓宜中

趣馳召驛晉長爽鳩主人多聞密贊月將之益
儒者給事遂躋夕拜之聯疊組生光垂紳交慶
某官倫魁偉望善類宗盟永嘉正始之音斯文
獨任慶元鈞黨之籍煇節尤香自五色之占祥
已九重之茂東御史無官長具嚴象用之威太
常不是卿徑上難翹之列典司帝制備極儒榮
由禮闈而歲政塗蓋用王魏公之故事請福唐
以便養親乃繼蔡忠惠之芳猷千乘惠臨七閩
蘓醒然而林有伏猛所當歸重於本朝海不揚
波詎可獨私於遐嶠果招旌之系至俄聽履之
徑升暇日到石渠丹地開黃卷渠頭巍立注意
益深濡墨塗歸已引見網維而爭大體把麻庭
告行遂濤潤澤以福蒼生某將指駟原隴顏燕
夏奉令承教方將仰隸於統臨當軸秉鈞所願
共陶於坯冶

賀陳察院啓

來自嚴宸擢居憲府細書天祿閣方資筆削之

長察事行馬門遂任紀綱之寄除音誕布輿論
交孚某官老成典刑大雅宏遠明月宝璐紛內
美之好脩繁露玉杯抱遺經而獨究久周南之
留滯俄宣室之興思職教武成橫經宗印博士
議即之選允籍多聞承明著作之庭尤資夙望
益光家學允謂儒榮肆天筆之親除遂霜臺之
分察力救天理人欲之辨尤嚴君子小人之間
第一法筵已疎聞於偉義二三執政行徑踐於
迹聯某越在乘軺喜聆出簿濃墨大字媿之祖

徠生之詩廣廈權顏第或杜陵老之句

回侃處州啓

疏榮嚴展作鎮近畿細旃廣廈之間方倚成於
君德古括少微之分乃自詭於民庸誕布寬條
惟騰輿頌某官金秀傑麗降陶原華季方並著
高名時稱兢爽子雲多識奇字見謂洽聞少資
璧水之楷模遂給玉堂之筆孔風舞槐龍之翠
密侍熙明夜然恭杖之青徧儀中秘萋華省戶
舉武禁除乃莫回勇退之懷竭東田補遊之處

昔在臯比之坐已間學子之翕歸今憑熊軾而
來想見邦人之相慶蓋久孚以教化初何事于
施為田里人安江山問擇坐令今日復見方循
吏之風歸重本朝即邁真從臣之列某夙蒙異
予今幸同寅駟駘詎原自媿馳驅之何補燕雀
賀屢第欣貴燾之焉依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九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

年

獻

獻之男應復編

啓

賀郭正言啓

顯被龍光曜登騎省御史六察方資糾正於官
邪諍臣七人尤賴切劘於君德贊書徹下輿論
翕孚惟慶曆增置於諫員若襄公崛起於海服
自昔右拾遺之妙選孰如此六日之新除久遠
功名蔡忠惠誇朝端之風采礪珂言論石徂徠

輯天下之頌聲任當時燁若神人肆今日復聞
盛事某官人物師表問學淵源磅礴扶輿秀出
五羊之裘魁壘傑特獨立萬馬之中比茂東於
宸衷遂晉司於臺察紀綱頓肅奸宄潛消具嚴
白簡之威遂上青蒲之列正臣進者治表士執
相歡明主可為忠言公益自奮謂習俗當使之
粹美謂議論當見之德行有如第一義之建明
足為千萬代之瞻仰諫官能如此豈不致於大
平宰相可行之遂尺摠於素學某悚聆除目倍

切懼悚屬縻使傳之乘阻與賓榮之賀朝陽鳴
鳳方觀奏藁之傳夜月驚鴻倘許寒枝之託

賀陳殿院啟堅

奎筆渙放臺端晉貳有禪帝右方資鄰拂之功
執法殿中益峻經雅之任忠賢進矣頌詠翕然
昔在建炎有若忠簡維三年之夏甫任諫員越
一月之間經躡臺副孰不謂除書之甚峻豈知
視故寔則已近攷言事薄所行俄亦橫榻取樞
府御而入即遂秉鈞雅今公復當盛舉某官

色和氣勁寔鉅声闕大蔡神著洞視萬物而先
見積底石柱濶倒百川而後知蔚為善類之宗
茂春嚴皇之養姓名內出糾察晉司治世焉皇
平生豈樂於擊搏法筵龍象第一咸聳於聽聞
袞積丹枕芬芳菊節上方喜忠嘉之論公遂進
遺補之官韓魏公存藁諫垣孰知雅意劉元城
編歷言路具有前猷豈曰臺無長官庶幾國有
君子曾未閱旬時之近已共瞻風采之新觀象
門甫綴於繫聯延英閣快傳於偉論供奉赤墀

下寧復久淹任參黃散間即聞大任某夙叨函
護倍切歡愉燕雀賀成媿已居於人後鹿麋許
放倘自遂於物初

賀葉丞相啟

束在消表再升台鼎貳公寅亮重傳則國將興
三朝會同敬事則命以始揚庭有雨溥海文惟
惟仁祖之盛時有所公之魁望夙陪崔禁蓋獨
高羽翼之功親載龍飛遂再被股肱之寄在昔
靡聞於牢避况今又異於平時豈其我公可遂

雅志其官恍通造化學貫本原如璧如圭瑟憫
本威儀之盛在澗在陸寤寐皆憂愛之真粵從
導若木之暉久矣正太微之次民自擇相上分
倚公已致平於葦月之間乃决去於崇朝之際
急流勇退豈樂錢宣靖之名晚節寒香每誦韓
魏公之句雖野老相忘於尔汝而聖主每問於
起居謂新益從游毋遊野而若予棄謂初元該
輔益畫宮而積于成俄銀信之密傳果沙隄之
重築儀圖惟旧眷汪可知屬當四郊多壘之餘

咸僎一馬二童之至諸生舉幡於闕下使者結
轍於山中雖富貴不足動其心然宗社宜深為
之計天高氣爽喜聞庚伏之清義忠言清尤唱
辰獻之告久所瞻之云切肆優禮之是如至和
之相文公特下百官班迎之詔熙寧之名正獻
適當七月入對之時有德進而朝自尊大老歸
而子焉往予以祈天永命予以寧武圖功益隆
盤石之安茂介秀眉之壽某夙叨鈞播竦聽制
麻偶尚留絲轡之間猶得際萊衣之久歌詩九

百字媿莫寫於螽鳴聚觀數千人喜即迎於馬
首

通陳制使啟存

通班禹閣出鎮瀛垣尚書五兵方峻躋於聽履
元戎十乘遂倚重於分方明詔一傳先聲咸舞
某官治朝著蔡善類鳳麟出神入天之文追媿
古作內聖外王之學號稱儒宗物理夙隆宸衷
茂來自重來於省戶俄儼立於諫坡執法端門
風生獨鶻之擊記言洞案日持兩螭之坳公每

夢想於清茗上方眷留於紫禁以夏卿而掌帶
制若元祐之東坡以春秋而侍經惟若紹興之
文定學館倚措摸之重史筵推筆削之公蕪華
已極於儒榮一武即登於接路而乃委抗莢天
之疏竭為東海之行瞻此鄧峯寔惟都會右扶
右翅在昔所嚴後勁中叔于今尤重雖忠賢當
在於禁近然宵旰欲寬於顧憂一開位置之新
坐致提封之雨吏士具孚於號令旄倪咸換於
旌旗樽俎從容姑領十洲之勝徑論密勿即歸

兩地之崇某夙辱眷知疎聆成命竊喜聲光之
近獲依節制之尊駟駟詠原自笑馳驅之已倦
燕雀賀夏尚惟茫冒之是微

賀徐察院啟 御好

光被觀除晉司分察 節少府已聞水漕之通
執簡南臺咸疎霜稜之峻贊書誕布輿訟翁孳
載稽先猷最重言職裕陵東擢嘗以使還之餘
輒道訓謨必由邑窠而用蓋欲周知於民事若
時復舉於彞章某官粹學英規崇論欲議地靈

傑出寔為仲原常父之邦風采著聞夙有元城
了翁之望厚培器業小試茲敏崇蓋風前委書
撫字心勞之考金耀門裡獨升之學掌因之班
方茂東於九重俄峻躋於四轄見大夫無可者
利社稷則額之發河內倉毋勞使黯弄御史印
其無易堯果被殊知遂居劇任凡其力陳於殿
陛之上莫非目擊於田里之間守備十三條言
以尤切於法筵第一義稟之甚嚴蓋將一正於
君心于以共扶於世道善類有王元氣益昌斯

謀斯歆正倚忠嘉之告汝為汝翼遂躋輔弼之
聯某越在乘軺欣聞出綽讀南州高士之傳雖
未接於下風續東魯祖徠之詩喜親逢於盛舉
自惟臬事幸隸臺容沃饗六絲何有詢諏之善
珍表萬丈尚祈芘冒之仁

回安撫洪尚書啟

生磨錯之官人皆憐於奇分挹洪崖之袂天欲
制其頽齒錫以好詞溫乎盛德某官銅柯色耐
白雪調高癸酉初置於藥球方諏旧典壬戌曾

游於赤壁自度新脰犹記辱在泥塗之踪特行
世掌綸絲之手幹百斛馬絕知健筆之豐扛有
千歲苓幸附長松之小草狂禿初度採借春風
清韻詩篇荷尚憐於叔弼南豐香辨竊自媿於
履常某藁尔孤生淒其多幸再命三命而走其
敢辱於頌言九月十月之交倘早諧於歸志

回洪制機啟

玉樹生皆庭幸托通家之好銅狄話疇昔辱存
初度之臨妙語適施微踪增揚某官朱絃清越

金薤琳琅文章當家自有五鳳樓之辭即君早
貴即催雙鳧鳥之朝不斬珠璣用華孤矢真所
謂勿婦外孫之作迺得此名文哲子之間呂室
臣丁未之同許徵餘福又潞國丙午之會額祝
耆英某自媿推顏莫當繅藉聞雀飛於鐵笛空
記當年誦鯨卷於錦衾第飲盛意

賀晏守趙侍郎啟

東知當宇來重价藩天近虛皇密接圖書之遂
地嚴頒女光分榮戟之輝甫眠藉文已騰輿誦

某官三代循吏兩漢宗英徐公自有常不易平
生之价叔度撓不濁可知徹底之清粵從嚴瀨
之一綠對秉勺吳之雙節入躋河漕坐鎮神皋
京師無憂有范君式資雅望關節不到有包老
益著清名爰疇最於尹釐遂升華於戶蓋滿歲
為真之近只急流勇退以謂何通國去思起家
有詔惟此邦夙以處承明之老在今日尤當用
慈惠之師條教一頌旒倪胥慶此初平石坐會
風俗之醇賜頡川金靡俟期年之久即從筆橐

大宛絃綸某日忝侍朝新聞建牧自媿無一毫
之善如古詆詢乃所願千里之間得賢師帥光
心之喜舞乎一言已具歸舟端為鱸魚之計相
歡賀屢未忘燕雀之情

賀平章冬啓

六符之星曰太平式應連珠之瑞千歲之日可
坐致宜膺獻履之長維我元臣輯時若祉某官
春融盛德天鑒精忠觀陽復於羲文朋來有喜
占歲臨於吳分三捷奏功宜對芬苾永綏戩穀

雪晴鳩鵲方傳廣內之驩香直麒麟散作函生
之福某有慚誼度所賴庇全煖律一嘯願早回
於生意雲氣多壽但度致於頌私

乾清坤美共睹聯珠之瑞晨賀晝會獨冠萬玉
之班維我元臣稟時善頌某慶風雲會見天地
心金柱靡寧宜群陰之退聽銅儀密運知元化
之自調屬茲獻履之辰茂輯奉觴之慶泰初之
元起曆世運方春冬至之日壽人函生蒙福某
偶縻把酒莫旅賀裾問驛使之梅端悉由於造

化對衛公之竹願常報於平安

章叅政

歲次在鵝尾適符元祐之壬申度起牽牛初方
數泰元之甲子維時碩輔茂輯頌毅某官學採
天根身壽國脉下丞相一等參幹繁機陳泰階
六符密調元化履長伊始受祉宜多前疑後丞
益茂重瞳之眷晨賀晝會即冠百辟之班某使
傳叨乘賓榮阻造緇衣直指自慚無一線之長
黃髮秀眉願仰祝千齡之壽

黃鍾起曆九寸之律最長紫殿稱觴千歲之日
可致維時碩輔茂輯頌聲某官北斗躔魁慶雲
世瑞陽長陰消之際妙探願於先天又經武緯
之全獨稱論於兩地芳芸初茁戩穀惟多佇聞
麻制之傳即列火城之盛某屬縻使傳莫造賓
榮濡鬯六絲何有線長之補珍裘萬丈尚素緹
覆之溫

福王

陽比君子德方回噓律之春王今叔父尊宜介

稱觴之壽順乘剛且茂輯頌声某官都若重緹
粹然大玉玩易義初文之動吉宜應於朋來錫
鴻疇次九之全福方臻於嚮用遘屆黃鍾之候
益開朱邸之祥受祉自今有邦同慶某偶叨把
繡獲旅曳裾書魯觀之雲已共占於多壽賦梁
園之雪尚密映於餘輝

南陸迎長景方增於宮線東平樂善慶宜輯於
宗藩武對初陽哀時善頌某官青社某貴黃鍾
函和三十分而後成妙採義畫九五福之咸備

宜用箕疇茲亞歲之陳儀爰自天而錫羨方開
衍笑有永皇家其密藉宏庥第增慶臆綉衣苴
指初何有於寸長黃髮秀眉願永綏於多祉

臺諫

元祐壬申記景至熙成之歲泰初甲子協清燿
畢聚之祥維時正人茂輯善頌某官身壽國脉
學探天根景星慶雲出則為明時之瑞嚴霜烈
日儼然主公論之盟丹忱委上於囊封香氣密
依於扇影晨賀晝會方陪亞歲之朝前疑後丞

即德敷庭之命其猥叨持節莫與賀禧濡轡六
絲何有線長之補珍裘千丈尚依緹覆之溫

陳殿院

黃鍾為律首是持陽數之符朱衣在殿中密接
天顏之粹維時善頌宜輯殊祥某官學操易原
身為治氣廉凌霜柏方揚鶴擊之威瑞應嶰簫
咸聲鳳鳴之偉芳芸初出戩穀官多五更三點
之朝方陪亞歲泰階六符之擢即正中台某越
在東轍莫陪賀履夜持丹筆竊自媿於平反晚

望喬雲願曲垂於庇冒

洪安撫

登臺書雲物已符歲美之占聽履上星辰宜踐
景長之慶維時閣老茂輯頌聲某官北斗穹班
陽春盛德期年報政久騰五袴之歌和氣致祥
已應六靈之喜芳芸初茁戩穀宜多遂繇義序
之崇入補舜裳之缺某偶叨把齋幸預稱觴會
前殿之八能即聞登用歌闕宮之千歲願祝壽
祺

慶元陳制使

驗南端之圭景式應迎長表東海之履封宜多
介福順乘剗旦茂輯頌声某官學探天根身為
元氣春回田里惟傳梅溪一杯酒之詩雲靜濤
波小試希文萬甲兵之手在師中吉應復朋來
某密倚崇墉倍深慶臆六絲濡轡媿何補於馳
驅千丈珍裘尚烏依於旻冒

吳提刑

漢曆太初律先起于魯經南至日喜加辛夜迎

緋線之長時輯皇華之祉某官名高雲壑今雨
霜臺百玖拾字之歲一新明聽千二百黍之律
久積陰功已取問之滂流宜陽剛之甚長即曆
詔縛歸俸御床某幸托部封莫越賀庶扇開九
雀顧即陪供奉之班爐擁蹲鴟弱自笑嬾戲之
迹

陳提舉

律起二千百黍肇應黃鍾珠連一十三星有光
翠節若時亞歲茂輯迎長某官露寒之水霞光

之繡為魯太史曾書平日之雲發漢常平真是
荒年之穀上方考八能而明陟公宜哀五善以
徑升甫對劄文即頒濕詔某屬廉守故莫旅賀
裾爐擁搏鳴窈自笑嬾發之迹扇開孔雀額即
陪供奉之班

賀平章正啟

一氣轉鈞歲紀心躔之次三公拜璧日膺眉壽
之綏宜對劄辰益增若社某官心通元造躬致
太平南紀波澄再啟庚申之運東淮塵淨坐收
甲戌之功乾清坤夷晨賀晝會桃林騎火共傳
騰月之搜書栢葉羽觴載戢歲端之善頌方開
竹筴永燕之餘引領精祈尚冀放鳩之惠

汪安撫

王者吉午尤重南維長子帥師宜膺中吉新開
雞帖喜溢熊湘某官願望顯昂仁心簇達和門
今前旁行青草洞庭之旻熱撰班高密接紅雲
通明之殿整軍以暇列部皆春半夜牙璋趣鎮
上游之方面九天翠仗歸陪元會之班頭某幸

托万間又逢三始雪深成壘幸早許於殘更春
滿辛盤張莫陪於施賀

運使

春回紫宙方占元日到人日之晴晚望皇華願
致新年勝旧年之祝輯時多祉福我全湘某官
績茂方輪規宏園物即潛久滯託紫粉之宮墻
歲計有餘時金湯之粟粒和董列部東右九重
著鍊鵲之袍五通水漕瞻象龍之坐歸照火城
云、諸郡

七潤一章方正太初之歷萬有千歲宜歌閼宮
之詩時乃侷藩董然叶氣某官履端於始泰內
其享画鹿車轄是為明府之瑞黃龍詔旨誕布
聖朝之仁茂對青規趣歸紫禁某幸俯隣睦又
見歲元春入辛盤媿徒勤於頌詠雲深成壘莫
遂早於殘更

代鄧知縣謝啟

筆福蒼生久切昭蘓之望圭磨宿玷特蒙救拭
之恩賸淖泥頓濯於清波信雨露可生於焦穀

恭備草積少叙輪茵伏念某抵雪寒漸鄧林病
葉揚輝之於司馬每漸外民之書韓湘之於昌
黎空忝諸孫之列侵尋微官歷落寒途自知命
薄以數竒所至身勤而事左屬者不量疏譎冒
詿劇繁覆轍相望前無完錦抱琴獨往殆若投
膠然而幸閱於兩年亦且粗安於百里不謂末
路凌兢之際忽生旁觀萋菲之言長官誰使汝
為傷弓至此短簿能令公喜奪席宜時雖當時
咸謂其非辜顧數語厚誣之已甚落千仞而此

宛莫白越五載而其書尚存惘々行吟蒼々滿
髮身在菰蒲外幾無路以自言額塌沙土中幸
有天之可列果畫關於大照遂盡直其前謾饗
養鼎之汙令知免矣餘皇舟之復非幸而何徒
憐屯蹇之餘重費乾坤之造恩深啄菹心誓捐
糜茲蓋恭遇某官忠貫兩儀重釐二柄金城圖
上拓旧日之成規玉鉉羹中釀豐年之和氣方
開八荒之壽未忍一物之枯謂范忠宣抗有外
孫誰其扶植謂丑師魯嘗陪上客猶記汝憐遂

令練羣葛屨之蹤亦動赤烏袞衣之聽拔之陷
阱允矣遭逢其敵不鏤骨銘肌息黥補劓活面
江之鮒已自幸於餘生起中鹿之駒尚希終於
一顧

代謝得闕啟

委身化治借露相私列屬計臺猥叨鈞播允矣
寒微之幸異哉特達之恩晉謝階符恭備竿櫓
其賢良若甌分獲奇窮斷雁孤鴻曷奮飛於霄
漢常鱗凡介甘漂泊於泥沙棲州縣之間漫

歲年之晚遠行湘水冒領制岩民朽其中每
易烹鮮之獲撩環于外尤雉怒獸之馴良自笑
於鉛刀惟恐傷於錦製相安疎拙幸免曠懷視
紫芝為子之歌何能為後尋五柳歸兮之賦幸
遂此心雖窮喜於璧全豈不思於穎脫鸚章或
新蟻磨仍迂欲成九仞之山奈麝一罽非得千
丈之綆孰拔重嶽旅食京華上書光範方擬圖
於續食庶幾遂於合尖果荷甄陶俾遊幙府蓮
欣依儉固已某榮瓜靡待齊尤為過望載惟冰

漕越在淮壩中興賦入之閘昔聞此語東園登
覽之勝今匪當時然必疏通之智而後可佐方
輸明敏之姿而後可以裨婉畫自量甚審曷稱
所蒙某官功被生民心存王室斷釁立極力成
再造之大功飛龍御天身受兩朝之顧命當重
任如伊尹勤小物如畢公遂使安庸亦叨器使
某敢不服勤戒守期祿恩知塞下貌貅無之連
營之飽淮南雞犬尚希砥礪之仙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年 獻 獻 之 男 應 復 編

劄

賀陳倉赴召劄

東在清表倣效嚴召見知則說迺疇四壯之功
式邁其歸爰趣八鸞之覲仁賢進矣氣類翕然
某官世出詞家朝治表香風一道皆蘭芷之
芳菲皎日寸丹願江淮之清晏久勞使指益懋
眷知謂汲直當在於拾遺而仲舒最宜於為詔

屬輜軒之循部乃急詔於喚歸治舍人裝詣行
在所几重虛佇趣之至四輩之馳多士共期決
然君兩制之選悚覩奎筆入告宸猷其辱附門
墻喜聞綸綍願如為賈之後賀無以自文若曰
文子之同升則又何敢

曰何尉劄

屈公以望此府之矣貪賢取人而拔其尤庶幾
報國非相為賜何謝之云某官經緯之全淵源
之正自足幹千鈞之龍鼎闊步一時亦嘗舞文

二之茅蛇椎鋒四面越自紅旗之破賊坐消赤
子之美兵未遂疇庸姑煩贊畫頗有此客否正
自不凡乃欲相吏耶君然可敬况當興文武共
弱之歎蓋所謂聖哲不足之時是宜輻奏於上
前來許室橫於道側且將大任聊復小陞某自
笑寸庭初無強剪文僖尤喜得尹師魯東坡不
忍負字直方效古靈臺之品題不知量也維來
石磯之勲業還以贈之

賀李運使赴召劄

誕布溫綸肆膺嚴名遠有禮樂皇華之使久矣
透選朝無耆艾白首之儒孰其顧問仁賢進矣
誦詠翕然某官善類羽儀詞林根柢前茅後勁
獨奏磔妖之勲左粥右饋人蒙免糴之賜賢勞
允懋齒東益降書吏久滯於渡湘仲舒雅宜於
為詰果招旌之特下亟馳傳於喚歸治舍人裝
詣行在所上心虛佇趣之至四輩之多除自權
傳決於居兩制之選徑從禁角平踐政塗某辱
附高門幸聞盛事鳳凰覽輝而下已治表之可

覘燕雀賀厦之成媿慶函之良後

賀浙西黃安撫劄

冠儀計省晉領神皋江左之有夷吾方高人望
西都之用黃伯尤賴玉璫贊書初傳舉笏交賀
某官識高見卓學博用周平生曾南豐獨得文
章之派不比大老范有偉經濟之胸文武而有
威風俊傑而識時務自膺闡任委奏膚公征謀
治法之善明義寔仁齊之旁它雖護北門之管
鑰願任方隆然制西事於廟堂此言當念冝宸

裘之東在爰峻音以趣歸左羽右馮姑少煩於
彈歷一食二貨亦坐究其源流由道府乃成於
政塗蓋祖宗具存於故寔靡頂溫席即聽揚庭
京兆逼雲霄已獨高於際步尚書殿台斗行遂
副於金期某夙荷殊知殊開新渥遠間濤江之
遠媿旅賀之莫前瞻言夏屋之成尚書麻之是
賴

賀董都丞劄

顯被華褒肆放異敷晉班東壁密聯上帝之圖

書導旨西樞遂選侍臣之筆彙得輿之喜舉坊
攸同某官抱負媿琦見聞殫洽名父之子夙推
學問之淵源知兵之儒見謂經綸之旁礪屬舉
行於机連用圖回於收寧宜疇宿望之賢俾為
一老之助乃升宝締密侍籌帷惟承旨視釐禁
之至嚴而入侍與螭坳而對峙紹興趙子畫遂
蕪次對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佇觀
晉用以究宏疏

賀安吉任守劄

奏最澄江易填若水爭杜公於境可知父老之
歡然自東坡迄今復鄉賢之至止寬條見誕布
輿頌翁乎某官粹玉方流樂根利器家聲偉甚
蓋元符御史之後人治行卓然藹西京循吏之
遺意盍應表選徑踐穹華惟此邦率用名流在
今日尤嚴宅牧鴻賴仁賢之重以幸畿輔之民
籀篆方開袴襦已詠扶風馮翊既歷試而有成
秦時甘泉即歸而徑上

武岡送交代物劄

三年上最一節趣還卧轍攀轅愁絕紫陽之父
老持曩舊筆即為筆落之從臣甫入備門峻躋
華貫某豐聯雅好倍切慶悰屬行色之儼裝輒
菲儀而將意依、嫪恣蓋不勝折柳之情謹、
護持當共愛憇棠之爰

回錢安撫獄空劄

化浹神集詔嘉空圜辟以上辟庶幾刑措之風
書且婁書偉尹釐之績和声所被盛節以興甚
某官職大司徒領右內史為治行之第一已東

殊知問斷獄之幾何即登迹列接枋揚而不用
寫琬琰於將來某伏沐貽函悚顧拓本濃墨大
字媿莫繼於頌志茂卓園扉喜亦同於生意

答太平趙侍郎劄日起

采石風清想騎驃之正逸玉川雲冷叨致鯉之
甚思某官荷橐穿班扮陰雅誼手書柳穆藹其
前輩之風臺餽豐隆遠此底僚之士某莫名所
感亟拜而登晷皎而問子桑敢當盛意下詔而
徵黃伯惟切頌言

回送小錄劄

臚傳仙集殿企並世之魁躔項戴千仞經脩清
時之盛事捐函下逮拓本罷頌竄觀濃墨大字
之所題深媿新學小生之亦與襲藏惟謹銘感
曷勝

回南省登第諸鄉人請劄

泥金姓字方幸蜀珍之有人衒袖文書忽聯趙
璧而過我且以互鄉之晚出獲衣峻甲以同升
猥見帝聯俾陪容與荷眷私之甚厚豈謏陋之

敢當執牛耳以主載書夫孰踰於公者附驥尾
而致千里尚加惠於兒曹

回趙園令劄

隆指是時幸托鳴珂之苑高情良厚首勤枉翰
之臨深切感藏薄言控謝某官器閣以遠玉粹
而溫卓尔不羣夙共稱於大雅早以自求允沐
執於好讓粵扮省之寔華文琳宮之均供奉酌
而見宗廟式昭助祭之勤賜膳以親弟兄行茂
均履之渥宸綸亟下齋鉞徑躋其未遂投閑偶

叨秉傳稟莫稱咨詢之職胡敢當慶問之貽曾
瓊報之弗周尚錦歸而亟謁

賀洪帥兼倉劄

絲綸誕頌臺閣並建卻穀之謀元方仰吳中叔
太史之上會稽爰脩平準便蕃異敷布護徵声
某官學博用周德全能鉅使華帥領兼數器以
有餘惠氣威聲達四方而宅宅星明胃南之積
會澤及天下之函生某自謂陳根欣傳新渙開
屢成而賀第切懽悰修郊輅之恭仰留侍慶

回洪帥謝宴劄

位不同禮亦異敢邀法從之名躔護自牧尊而
光肯枉元戎之小隊欲少見事長之意用輒忘
躡等之媿里詠塗歌不足以寫盛德山有野蕪
不足以奉清歡竟席凌兢旁觀榮詡謂南陽公
賓客之盛於其主以可知廉閣老禮數之寬蓋
斯今之未有方欲踵門而拜辱乃勤損翰之下
頒輕身以先匹夫曷當盛意衆人而報國士敢
昧殊私

賀洪帥入宅劄

穆卜剗辰肅臨大府文昌為帥長前羅祭戟之
嚴州宅似仙居坐得蓬萊之勝令方脩於庭戶
詔歸坐於廟堂其仰止崇墉蓋摠慶臆燕雀之
賀大厦其喜可知龜魚之蔭新亭自今以始

謝洪帥宴劄

宴以示慈敢辱獻酌之禮敬而發德甚慚縑籍
之詞敵以下且莫當求之今而罕有某官經綸
偉望又章當家元帥聿臨如卻毅之閱禮樂初

筵有秩如衛武之謹威儀遂令未至之踪亦與
特招之命金石備設水陸畢陳久三遊而后升
所以示不慢不爭之教獲五善敢不拜豈足堪
爰誦爰度之詩若小人屬饜則有之與先生並
行則過矣爰居於九奏靈札徒辱於兼金某既
用敢藏尤深悚惕備樂而延秦子已頓有於光
華辦香而敬南豐弟益勤於歸倚

謝福王請會劄

虎拜對揚天子之命幸際昌期鹿鳴燕樂嘉賓
之心俾陪盛禮極隆讓而下士出珍賜於上方
御府分銷瑞筵更翻於薰吹宮葩塵帽名香載
寔於室奄醉飲以歸寵榮無數某恐勤鈞重阻
造賓閣爰居享九韶第益增於駸駸台背俾千
歲願弥祝於熾昌

回福王請宴劄

軋亨際會震威開祥雲集紳綏共致三呼之祝
天頒諸旨載稱萬壽之觴茲伏被於鈞函猥彼
陪於盛典某自惟千齡之希過敢不百拜而祇

承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鯉庭輯慶鳳闕疏恩樂善推東平勝衣授列侯
之印好學如中壘繕書照太乙之藜詔墨頒誕
宗藩增重

秘撰

穆清茂東論護齊華奎璧之主圖書允為清選
朕膳之親兄弟宜舉田桑綸綽肆頌庭闈增榮

賀福王生日劄

以殷仲秋誕弥厥月在壽星之次喜適應於歲
行玩先天之圖方益增於乾策御府駢羅於珍
錫慶宵郁穆於殊祥永膺正社之尊丕鞏宗槃
之重某猥叨乘傳幸際祚觴言來其芹輒効微
忱之敬俾耆而艾願推純嘏之祈

賀洪尚書生日劄

峻極儲英揆初紀度香山未老曾賦又開八表
之詩萊國篤生成誦少遜中元之主自今其始
以莫不增某官四海典刑兩朝壽俊傳斯文印

記赤壁之前身與造物遊挹洪崖之左袂無心
出岫有詔自天屬方講於小郊宜趣登於大老
台背俾耆艾爰歌千歲之祥端冕聽咸韶即與
五人之列

明時輯慶初度題期月在斗牛之間適幾秋望
投起角亢之首是曰壽星蓬萊方沸於歡聲榮
珠已傳於蜚詔峻躋宵密永燕期願某夙忝登
門浙逢荐華校中元列仙之藉但祝脩齡致南
豐一瓣之香輒伸微敬

同洪帥送生日劄

某慕爾寒踪安知初度雖男子始生之旦爰有
垂孤然古人已孤之餘猶不純采故此日每增
於多感蓋頻年劬切於苦心詎謂鈞慈特垂軫
念有來介使賜以頌言塵几蕭條忽有珊瑚鈎
之照海圖折裂俄驚繡錦段之奇其在微賤寔
難蒙荷熾而昌耆而艾於自壽於何心尊者賜
賤者辭恐不恭之有謹已顛顛而登拜第世背
以弗皇未既謝私尚儲謁侍

謝福王送生日劄

躔磨竭之宮自憐微績廢蓼莪之什安識揆初
詐意某官下士而極勞護懋德而勤小物宝函
蜚逮照以陸離之光列篚橫陳錫以庶多之品
於照盛禮若湯愚衷尊者賜賤者辭何敢方於
嚴命熾而昌耆而艾願還致於頌言

冬至送物劄

荔挺初生式應得輿之吉梅花遠寄嘗備賀履
之恭豈意某官蜚昇函書記存節物詞華有爛

益乎重緹之溫既施鼎來甚矣引王之媿某函
言登拜倍切感藏增一線之愁正自憐於病况
聽五更之漏願還致於頌言

回諸郎

復朋來之亨陽剛初長師在中之吉天寵宜承
茂對昌期徑登宥府某密依崇屏盍致慶私芹
獻主微輒仰干於主進雲氣多壽尚造筵於賓
榮洪帥

企踐斗之班媿莫修於獻履援書雲之筆迺忽
辱於貽緘申錫既儀有光節物况駢羅於品錯

益昭儀於眷私某既拜而登莫名其慮技頭春
信官分將驛使之梅夜半灰寒自笑惟嬾殘之
芋回洪卿

律起黃鍾已應葶葭之候位隆赤社宜膺戩穀
之祥劄長順乘壽臧永介某密依宏茂盍致慶
私福王

南至日長甫測丈三之景右扶風近宜膺第一
之襲方輯慶函已紆護柄某官霞光之綉露寒
之水畫戟凝香坐看諸縣豐登之樂翠綵鳴玉

尚憶去年供奉之班方東在於御屏即蜚來於
詔綽禁塗直上扇影徐開某隴企州門欣聞興
誦會八能於前殿悚聽徵書繼六客之後塵敢
忘拜既回安吉守

紫宸天近用亞歲儀金堂月高持少府節宜乘
劄旦茂輯蕃釐某官和氣緹溫清姿冰潔玉人
序諸侯上已懋賢勞公輔在兩柱間厥惟世踐
佇膺詔綽歸捧御床某未克馳緘首蒙賜翰北
府可飲兵可用亦既登嘉西平有子我有臣敢

忘善頌 回淮東總領

歲節送物劄

泰道始亨未獻辛盤之頌 護光下燭首蒙子墨
之榮如被陽和自慚臬後某官清防水泐雋采
春華地重宝藩暫擁燕香之樂天頒玺詔即歸
豹尾之班綏福履於新元假寵光於敬邑某敢
當好諾祇佩高情爆竹声中笑甫休於行役金
幡影裡尚頌孤於賀私 回宝慶程守
天又回杓是謂三朝之會地加錯繡甫脩一介

之彛豈謂某官德婉陽規誼高風舉梅花歲晚
肯憐寒谷之孤芳彬蒼春濃特寄新元之善頌
申之既遺粲若情文某既拜而登莫名其感亟
少伸於謝悃弗重列於慶言 回隣郡
斗觴龍角方供企於魁躔春入轡絲爰載馳於
使傳况在右扶風之近宜膺內君與之亨首奉
宸奎峻躋禁角尚念冰曹之未分放齋曠之多
三壽作朋願敬伸於善頌五漿先饋惟益佩於
盛心 回平江倪倉

龍觶斗柄方舒紫宙之和鹿
西車輔爰輯蒼若
之瑞宜多壽祉以介仁賢
某官襟度瑰明詞華
藻麗人乎條教共歌凝香
森戟之詩天錫褒書
已懋增秩賜金之渥盍從
元會峻陟禁塗某密
藉宏庥寔懷善頌未能與
堯侃之列共聽班春
所願托賓客之餘並聲賀
夏由安吉守

端午送物劄

飯同水餅不知節物之臨
玉嚙銀鈎忽被譴函
之罷橫陳瓊錯昭示春私
進五時圖諒方膺於

罷渥祝千歲壽頌仰致於
熾昌 回福王

奏吹薰之五絃來從殿角
開昌華之九節宜從
宮壺窈窕獻芹之意尚
冀矜容載歌俾艾之詩

第勤頌詠 福王

夏以五書式表端陽之盛
畫當三接宜膺寵教
之新蒲雖微芹忱攸寓
儻特蒙於頌錄寔信有
於欣榮入和虞絃方大
為天下之福迺依楚
曉庶不至小人之歸
洪帥

衆人醉我獨醒方欲高躅
一紙書賢十部蕪被

匪頌遠自蓬萊光生蒲黍傾銀注瓦共挹清香
切玉浮金遂成佳節某並言登拜倍切感藏飲
美酒讀離騷莫當此意歌微涼生殿閣即以公
歸回慶元守

香羅疊雪馳頌天上之息榮玉壺清水分餉人間
之奇絕北府同知於兵勝昌歎尤見於味同飲
美酒而讀離騷真成奇事詠微涼之生殿閣快
問歸期回鎮江趙總領

七夕送物劄

石梁天津御新京於霄外雲錦段昇章火巧於
人間遂令極陋之踪亦被珠珍之賜敢不重拜
亦既勉以登嘉雖則七襄未踰輪困之感懷
回福王

重九送物劄

坡老在城之秋重修旧事忠敵填門之日彭
最愛晚香宜獻壽觴以對嘉節莛杖健在菊仰
祝於脩鬢菊把蕭然敢敬脩於微擊洪帥
開三之徑悵已動於歸情祝九之之盛方欲

脩於微擊首動鈞翰仰佩譙隆燦列品之前陳
於昭厚意亟整冠而下拜莫喻敢私回福王
天開北關分茱萸佩之香地近南陽宜飲菊潭
之壽適逢佳節盍贊寸忱自慙落之微蕭疎莫
掩遣有糗資之未麾頓是祈福王

送丞相拆俎劄

宸筆趣行夏車入覲頌聲歡動可知四方萬里
之情禮貌優加參用兩日一朝之典肅紳縷而
迎勞開閭闔以祥延某偶忝臬司夙陶鈞播幸
親逢於盛事盍少輯於慶私宰相禮絕百僚何
敢奉觴而進上公享用九獻輒伸卷俎之儀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一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年 獻 獻之 男應復編

祭文

祭梓潼文

粵西日之蒼涼兮珠玉不脛而北走神朝發乎
七曲兮夕余至乎帝所嗟九州之博大兮何必
懷乎故都瞻都梁之醇醲兮山川莽其回互紛
莎草之被堤兮又蕙蔭之盈室詔鸞鶴以服軼
兮曰此為止息嘉歲年之豐靖兮羌不知其神

之力誰忽幻此怪妖矣蔽幽室而不見曰狐九
首以晝嗥兮驅豐隆使攘除神輔帝之不殺兮
千里之按堵爰亭壇之是經兮洞虛明而軒翥
揭嘉名以冠顏兮植羣芳而羅庶歎雲游之宴
娛兮濔容與乎壽宮儼多士之庭兮在陳椒醕
以薦秉命餘觴以沾巧兮有景福之昭隔蔚斯
文之媚興兮與茲山其無窮

祭范尚書文

維蜀范氏代有偉人堂一蜀公四朝老成越兩

太史元祐紹興至公二難盡光前聞長公慨嘆
持立獨行古之遺直位止列鄉物望在公身任
典刑維公素履金玉準繩若不勝衣退為循一
而中所守甚似其兄蜀公之正太史之厚帝在
東宮早聞公名自請先皇以為之賓見輒改容
唐鑑之孫迨于訪洛仍侍熙明從容密勿言忠
誼之警之珠玉光景不生潛利陰益山川晶熒
帝曰咨公往重斯文撤棘巧去勉晉莫能授鉞
東甬公母久勤二府虛席俟公延登云何不淑

遽隕元身當佇太息奪我蓋臣嗚呼善類夜艾
疎星又弱一介龍蛇何屯山澤之矐骨堅氣清
乃不壽艾此理莫詢走也無似辱知公昆不鄙
孺子教載之恩公念疇昔拊我甚溫露章推轂
有味其言超為此來往別公門公慘不怡歲晚
重分我以書詞曠不嗣音訃音遠傳駭歎失声
因循言問媿負平生寓詞千里雞絮薄陳公而
有知尚鑒厥誠

祭陳司法文

嗚呼年盛氣壯車堅御良中道折軸云何不戚
維母之思匪身之疚泣血柴瘞其死以孝母先
子後丹旒翻、至此極耶嗚呼其天輯車云返
卮酒以告魂而有知毋怛遠道

祭楊觀使文

岷峨慘悽前輩日逝曉月長庚在者其幾國有
喬木世臣之謂文獻所證典刑所寄存乎其人
豈計爵位於唯我公克私且教老圃之孫克齋
之子兩翁在昔國之元氣偉節高風抗眎一世

聞者至今凜々生意公寔象賢績武嗣事制行
如玉遺榮如介漫仕斗進甫半刺及我懸我車
日此先志朱轡是錫珍館是昇禁之繼之其志
未遂公志未遂公請不置名利之腴趨者日靡
聞公此風其類有泚公位雖卑世道攸繫婆娑
丘園黃髮兕齒子孫環列福履順備平生對越
浩乎無媿昔有高蹈蜀景仁民不以憂患而易
富貴聰明強健飲酒樂只涑水有言神相豈弟
公視景仁其寔一致甫躋八帙曾不憇遺西州
耆舊幾盡於是有識之士相與永歎某也晚未
世托姻誼方擬升堂撰杖掾几云何不淑變此
哀德感念今昔不知隕涕亦既後時廼荐薄菲
維公有知鑒我茲誄

祭心齋文

嗚呼昔者兩翁同泛茗雪出處同道夷險同節
一二兄弟相與左右公知我心獨視我厚天之
降割喪我先人所恃維公自公而征纍然幽憂
誰我其拊公雖在遠勞我良苦我免于喪重至

京師見問輒周遜公來歸忽得公書不類他日
心之憂之語不敢出我新外補得請出關道聞
公病我憂在顏馳詞未遠遽以凶訃追惟前書
殆其別語飲僧虎丘雪涕如洒道江而西不與
喪會輔車既脫葬且有期我病在床感極益悲
嗚呼棺不得憑穴不得視凶冥之間永負此媿
不死來歸公喪已除深衣辨香以拜公墓新松
離、宿莽荒之公不可見曷慰我思嗚呼公之
平生多忤寡遂翫骸流落白首晏歲突梯脂帶
寧彼自賢不肖少敗山立屹然真人勃興誦幢
晚遇大用屬尔而又輒去方心直道正詞勁氣
壯顏幾色崇論欲議嗚呼公兮歿而不忘而况
有子肯構官堂率我婦子敬陳沃醑有決無聲
喟其永慨

祭叔時齋輅院文

哀哉吾叔清脩博雅和藹緩粟前輩典刑親薰
而炙匪棘匪徐所守靜嘿求之今人則不可得
惠止一縣年近七袞嗚呼天子其理莫詰叔始

微恙舍醫弗即諉曰平時氣稟素寔因循荏苒
敬不起即我省恃不寐通夕叔恐戚我持病來
自力曾不踰宿遽以易箒替我二親教養視恤
我時卽角俾陪所席年逾相若分辨情密以婚
以官長各成立其間未嘗有類月別一最久者
遊湘之日僅三四年離而復合可圖一旦遂尔
永訣嗚呼哀哉此情何極一致之性淺狹猶急
豈不我規竒偏莫克訖用其愚積忤叔戚幾陷
大禍旁觀為惕行不紀雜語其傷物我之於叔

自歎莫及歲晚相約嚮晦日息未能克恪破戒
輕出叔方杜門堅坐一室見之憮然又以媿色
徐公有常通介若一無存者人自為今昔叔既
全歸我服其讖嗟哉族姓萬里寡時欲營義田
欲講宗法叔每是之曰予之責匪曰一時相照
以溫懼不能保百年之澤叔今已矣稟孤拚
日益浮危後死何益敬伸薄奠不過尊紼哀來
攻心有淚洒臆

祭孟從吾文

維已亥十一月戊子朔越二十五日壬寅魯國
牟其謹以清酌致奠于近故親從吾漕元之靈
嗚呼哀哉君山澤之儒癯森衣喪之氣骨宜堅
強而壽耐胡大損于眠食昨扶憊以造域將善
醫焉是即驚竒疾之已就殆雖攻於藥石有骨
肉之可望况田園之自適何沉憂之伏瘡而直
為此歿結昔子夏之失明凜畏友之義責嘗引
此而力譬若至苦而真益曾別去之未幾竟莫
起於斯疾抱孤孫以成喪增見者之酸惻始久
要以期君送將歸之行客乃先我而長往非意
慮之所及亦淹速之何計愛寓哀于尊觴嗚呼
哀哉尚饗

祭射洪文

維神孔毅且仁威風惠氣劇荆全蜀迺夏五神
寔降大傘中天白崖時雪其疇敢不虔其黏禱
未去此犹得奉椒醑荐壽宮所徵福于神者無
物疵厲年穀以熟則千里蒙神休而其雖去亦
與有幸焉尚饗

祝文

謁天成殿祝文 武岡

某以諸生試郡始見學宮示有先也越三日再
至於庭惟仁之一字其在聖門未可驟語若乃
節用愛人居教行簡則某也敢不夙夜從事劬
焉孳孳求以無悖於聖無戾於民者宮墻如見
尚鑒厥衷

先禹帝廟

某猥被上命出守是邦恭惟明祠寔在境內眠

事三日敬用典常祇拜于庭罔敢不肅

諸廟

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無媿于
心斯無媿於神無媿於天矣某被命來守是邦
敢不夙夜敬共求其所以無媿者神某鑒之綏
靜千里以有豐年神之賜也

渠渡

城隍

齋山

惟神昭德赫靈是有廟祀以食于其土而芘火
其民某假守茲來寔與有民之責圍利自封而

莫之恤則何以見于神祇謁之初矢詞以告神
尚陰相之俾克行所志繫神之休民寔嘉賴

社稷

某惟有民此有土故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先民
而後致力於神也某被命守此土珉事三日未
有以自見予民祇用典常來拜壇壝其敢不恪
嗣歲方開神尚陰相之俾自今其有民力普存
敢忘昭報以答神休

大士

長卷

惟大士以大慈悲大願力憫救一世如月在水
隨所聞見莫不滿意尚惠都梁曲垂全慶其始
至敢禱

三大神

其間神之在天下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不
以方所論也神廟在蜀惠此都梁靈效來下乃
睽西顧蓋未始忘蜀也某蜀人也固不敢私事
神、尚有以私之俾毋為人羞祇事之始敬恭
以告

射洪

彤曰遺直僑曰遺愛誰其詞之邈矣千載惟神
英烈生為諫臣直道去國以遂其仁惠利所施
沒而稱著愛直兩全何媿千古王屏之下玉壘
之東神之精神萬里而通壽公孔寧奠此椒酒
英風憂寒如在左右

祈西諸龍王祝文

禮記謂山林川谷丘陵出雲氣為風雨見怪物
者為神然則是山之泉其神而為龍也 罔將噓

氣成雲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無疑矣
越自分龍以未高原告病民吁嗟求雨者日甚
苦飄洒未足早氣頗深倘如是數日低疇且見
矣告萬人之命一歲之計懸於旦夕神其忍深
閱熟視而不之相乎潔誠以祈神其亟請于帝
驅風霆出雲雨振迅之頃澤徧千里搗乾骨快
歲則大熟吏得以逃其責而神益以昭其所為
神者民之報其敢後

詣渠渡祠

維神廟食茲土民所信敬蓋以神之能禦災捍
患大庇民也今亢旱已極苗且槁死人心皇皇
大命遂止神犹忍立而視之歟前令以往禱不
得請敢率僚屬躬至于庭夫民望不可以久孤
神功不可以久閱神其畀祿斯人大沛甘澤活
此朝夕蓋早之一日有一日之利早之一刻有
一刻之利惟神亟圖之毋使民望以為神羞倘
以吏為不取則災于其身以塞咎異以謝千里
亦吏之願也矢心以告神尚鑒之哉

祭二郎

鼃靈之怪鼃孽之繁三犀刻万羊之祭神之異蹟震於全蜀者蓋不可紀殫然考之太史公之所記則不過曰鑿離推辟沫水而已豈非水旱之為災是蓋自昔之所畏今使蜀人有灌溉之利而無旱乾之憂則神之所以為神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神而移其惠于蜀者用惠我千里大沛甘澤俾有豐歲則潔牲豐盛所為壽神而報之者將千萬祀其毋替

再禱諸神

某日者焦心竭誠告於神凡願得一雨治千里民延望又信宿矣神聽逾邈神其果無意矣乎夫神與民相依者也苗旱而搗其野如楮所謂得食民將流亡而神失其依矣豈神之所安乎或且曰原有陳粟糴賈不翔是無傷也嗚呼富家若有餘貧民豈有餘乎目前雖可夫來歲其可夫乎某行將授代去矣不敢以去而忘其民而遺其憂以後以為是懇也或又曰誠意不

乎積急而求神且張旦暮之憂以迫之宜神之
不汝聽是則其有辨矣而神豈以其故重患苦
吾民乎然則其殆有餘矣惟土專城隍惟
龍司雨澤惟渡渠禱輒應惟密山祠最古惟德
源在蜀能使蜀人不識有水旱是皆民之望也
未有靈於昔而闕於今者也合席而處豈無一
可以救吾民噓吸陰陽迅發雨雲一舉手投足
之頃化熱暎而潤澤轉枯槁而昭蘊厥靈孔昭
民益以附矣神何憚而不為此甕望然觸神遊
徒反固非民之願也亦豈神之願哉率籲忱恂
敢固以請

詣渠渡

天子以神能在此土之民而去其菑害曰雨由
賜隨禱輒應是用嘉神之美號以寵光於神、
宜有以報上施者迺今旱氣日深高原早禾無
所復望人心皇皇神而亟哀斯人需然下雨俾
欲播之苗犹得函活則其德為甚大其靈為益
昭而對揚休命為無斁其謹率僚吏躬拜于庭

屏息俟命以刻為歲神其念之哉

送渠渡龍王回廟

比者元陽弥月嘉氣弗効高原秀稻日就槁萎
是用致神以來一意精禱不敢事語言為神賣
豈意神宵顧哀珥節之明日而雨林浪湧沛越
三日未已也槁者澤萎者蘇千里動色曰紹神
之功嗚呼神勤施於民其信而可恃者如此繼
自今民其益有所依賴矣某寔不職三年之間
勤神者再雖于取于求不汝厭數而某寧不重

自媿乎牲酒斯陳少伸答謝神其終相我穡事
俾汔于成無有害某受代有日尚嗣告于神以去

二月十一日祭七曲聖父祝文

維神隕趾儲祥萬生聖子以孝廉稱則誕弥之
旦奉觴稱壽人神理一乃者首春原智諸旨誕
頌維我惠文忠孝武德仁聖上肇新美號寵靈
赫然對揚聖天子之丕顯休命以悅於親其在
茲時敢因薦觴以告一堂奕葉其尚鑒之益昌
斯文用惠我多士其永無斁

醴泉有源靈木有根積善餘慶篤生神君誕稱
先後是曰同物我稱斯觴敬父子之忱

梓潼

日有癸卯神降之辰凡我多士齋宿以奉重修
今乃克用牲幣舉歲常非緩也惟神以壽其親
者壽斯文壽斯民萬有千歲其無窮

祭蠶叢祝文

維神之靈以蚕為氏瞻我郡梁敬共以祀浴種
條桑維其時矣神尚相之以有絲象

墓銘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吳興郡東踰一舍有雪崖朱氏之隱廬雪崖未
嘗入城市蓋自知止足所謂鄉里稱善人者也
辛丑春其子天錫來為郡學正相與往還因稔
知日用間事居三載學正代歸稍不聞問而雪
崖已下世矣善人云亡又重為之慨歎一日天
錫墨衰造予拜而泣曰自喪吾父抱痛終天支
綴餘息未嘗倦以有大事在幸既下遠顧墓道

之石無刻辭胡可謂孝願矜而昇之銘庶幾遺
善永終長存九原有知不悼不幸矣又泣而拜
嗚呼予忍固拒終没人善不以慰其孤而紓其
悲乎按狀雪崖諱嗣發字士榮姓朱氏其先自
徐徙揚十世祖奕宋天聖中禮部尚書奕生尚
生存之其間仕者不絕如綫當炎紹之際避
兵至郡之烏程常樂鄉地曰東朱適與姓叶遂
占籍焉曾祖說將仕郎祖信京學諭父文質迪
功即力善務本益所以裕雪崖生端平甲午夙
夫有物於此儼々兮屢化如神則固之有司者
矣然其性喜溫而惡雨神其相之俾毋有害

謁府學先聖祝文

浙東

某以諸生叨試臬事至之三日再謁廟庭惟片
言折獄在聖門猶難之而况於某雖然敢不夙
夜惟欽求其無悖於經無戾於民者宮墻在上
尚鑒厥衷

書堂先聖

聖道如天無往不在某適既躬拜于學矣載瞻

燕居申之天，有德其容，其敢不益虔。

朱文公

某惟漸以東，是為先生過化之地也。而某也以
臬事來自，願不肖不學，大懼無以祥刑。敬獄祇
若明命，惟有諂求遺風，專用格言。朝夕從事，以
免於世俗吏之為者。始謁祠庭，其敢不肅。

尹和靖

先王之學，以敬終始。用能任道固節，克配其師。
自吳來越，祠故歸然。過者必肅，某叨臬茲事，未

能躬拜爰用彝典，尚鑒厥衷。

諸廟

某猥被上命，于茲祥刑。恭惟明祠，寔在境內。眠
事三日，敬用典常。祇拜于庭，罔敢不肅。

青詞

祈雨青詞

沛然下雨益深侯望之情仰而呼天是亦吁嗟
之義恭趨淨宇自列危悚伏念臣素無行能安
有政術積其繆戾已貽災氣之流行求以感通
又媿精誠之淺薄旱既太甚民之何辜願少回
造化之仁亟哀救頃臯之命微機一轉生意立
蕪越夕以來隱雷倣起層陰已解於霽霽先兆
可卜於滂沱伏願深恻皇衷早敷甘澤坐使膏

寸雲之合母挽於風庶幾方千里之間寔均此
澤

稻畦稱望急須一雨而蘇葉笈揚科慶致几天
之禱不勝憂迫倘遂感通伏念臣食粟無能及
瓜將代安希小稔庶可謝於疲氓詎意餘愆又
重罹於亢旱祗累束者何辜斯人夫豈無因而
致然其敢以夫而自解伏願哀此一方之命救
之數日之間大霈甘霖俾攜乾之胥浹曲全未
路庶幾敗之稍寬

荐父心詞

跼蹐為親久瀆蓋高之聽吉蠲事帝甫申欲報
之私雖曰后時益屢初意伏念臣父某孤蹤自
致直道靡回其行已可質窮蒼其發不妄言宗
社先帝去凶而後尤洞照其清忠聖主訪落之
初將延登於廉遜力祈香火竟謝軒裳自感恙
之日深嘗陳情而露禱所願以臣之齎延義美
以父之疾加臣身然而徒有此心難移者數百
身莫贖豈往事之忍言一念未酬恐他時之遺

憾茲輒備於菲荐庶少違於積愆伏望皇慈特
垂昭鑒倘先父平生之大節勿墮沉淪則微臣
未死之餘年敢忘戴荷

頽意

臣輒有危苦之慘上瀆霄隆之聽伏念臣歲在
甲子省覲京華時則先父某久染沉痾波成奇
恙憂惶朝夕靡地自寧控海枕旬惟天是籲由
臣不孝莫克少延嗟流涕以何追偶終喪而不
死因循遠宦媿負初心維此季春適當中澣昔

先父寔生於是日而微臣未報於大恩是用借
公宇之靚深肅齋壇之嚴潔式陳淨供載演真
科以酌宿昔之祈以奠哀矜之造伏願帝慈昭
格陰祐潛專營魂早遂超生元化莫名於坤北
誓堅素履仰荅洪私

入宅保宅青詞

傳舍相承別有司存之田駕輶甫至猥將使事
之新輒露愚衷上塵真宰伏念臣圍形履蓋賦
分凄涼揣已備何永戴帡幪之造設官所至無

凌震之虞茲叨誤渥之榮驟昇祥刑之寄亟言
於役匪便其私幸陰相于過江之餘尤籲祈於
入越之后乃荐蒞羞之潔庸修葺笈之科伏願
羨錫高穹鑒垂列聖爰居爰處奠臻長雅之又
寧載馳載驅敢昧始終之對越

疏

乾會節功德疏

招搖指而天下夏適當辭見之辰里鼓鳴而聖
人生况在虹流之地敬哀善頌仰致精祈皇帝
陛下如升如常時萬時億天所助者順坐轅寧
救之功邦永孚於休益懋延洪之慶

壽崇節滿敬疏

太極少兩儀是謂先天之妙南風長萬物適逢
弥月之臨敬演真科用陳善頌恭念自今以始

既壽而康廣內稱觴備極四海九州之養泰元
授英益開萬年億載之期

天慶觀送蝗虫疏

埜占鳴鶴正切閔情野有生蟻懼將貽害永惟
此異厥有其原豈催科大苛而田里無以遂其
樂獄訟不察而吏胥得以容其奸既積繆疵遂
干乖盪顧微臣之有罪將斯人之何辜敬扣琳
宮輒攄丹悃伏願賜之霖雨護此穉袂盡驅食
葉食心之虫俾無遺育乞致多黍多稌之慶寔

荷至仁

荐揚少監疏

治鳳載翔方歎漂之舉歲蛇多死遽興起
之嗟訴音遠聞善類短氣近故軍器少監梅坡
揚公立朝雅望治郡最声吳會相羊諒方膺於
追詔參墟雨瑟胡又隕於魁躔平生未究其設
施有識皆為之痛愕長身玉立寧復斯人滿眼
棠陰已成陳迹輒哀遺愛仰扣真乘以紓此邦
父老之思以見奕世交游之誼伏願真靈不昧

白香山徑歸堯率之天惠利無窮朱仲卿亦願
相鄉之地

脩湖州路儒學疏

夫子之美宗廟有屹如墻魯人之脩泮宮寔我
路寢惟湖學自文昭而始蓋教法乃治道所關
須先生作棟梁本為誰事使盧見費藿肉良忍
此心大匠不顧木章誰生但烹瓠葉或既卷懷
而逃于墨此方挽首而代之庖杖柱目前則幾
成於架漏經營分表則殆類於談空用告同盟
庶幾共濟生我者太極可昧厥元勤予至他人
恐非所願不好熟慮試為特書費甚泥沙但敢
盡錙銖之取恬無風雨然後知併幪之功

喻義齋洞庭山建退庵疏

有騰空劍也曾飛過洞庭湖無買山銀未易卜
居豹林谷好尋真境共結勝緣提舉知觀喻義
齋喜靜惡喧重義輕利當年駕部嘗捫膝以徑
歸今日仙壇亦掉頭而不顧除書下已於碧落
結屋欲傍於陰崖托我蓬廬任渠爭虎揚子草

玄宅未泯師傳商山橘隱翁尚餘樂地既平時
耻言何堵物豈一旦幻出何有宮嘉惠芳題大
關擅施買一尺屋只在咄嗟對七十二峯不妨
奇特

游德明入燕疏

故國非喬木喜見諸孫行者有裹粮坐蓐千里
要立墟於冷陷須共辨於熱心德明路教育次
真醇筆端洒落當時一琴一雀清甚家風今日
無車無魚淒其旅別况霞城其浸久望雲路以

載馳子敬傾困誰餉周節之急優孟抵掌仰効
楚相之談端倚賴於仁人用濟登於遠後風寒
易水且勿動游子懷意重泰山其敢忘國士報

建城南第二橋疏

天上人間熟為最上善郡南門外未有第二橋
况當馳驛要衝其奈斷虹斜照三百步沮如大
費支吾十一月徒扛早須料理正好傾筐倒廩
相與驅石為梁下導衆流上通千里布施當魚
鱗次不曰可成往來在鼈背行是人都喜

千里晨門南臨大路兩渥秋水中断小橋倘袖
手以旁觀恐襟喉之若礙而况三百步沮洳倍
費工夫十一月徒扛正當時節自無煩於鞭石
端有賴於捐金堪笑草堂杜老翁自防頽岸豈
若香山白居易力去險灘猶未忘情又還饒石
把錢作鴻毛者何事不成教人在鼇背行我心
亦快

太白平生詩卷長留天地間豫章以後泚家亦
俞好問刊詩集疏

有江湖集俞好問甫胸中卓犖筆下清新七步
即成章莫喻其敏一字不堪煮乃坐此窮此則
容齋老山南則厚齋虛谷大相題品儘可流傳
可與運斤成風便施妙斲勿令滿瓢貯水徒費
苦吟輒與發端以諗好事

奧里疏

繭室未營雨漬禾頭之濕麥舟肯付春回淚眼
之枯少報生我之恩是即如天之賜奧里少府
史氏諸甥俛仰百年親欲歸於黃壤東南一尉

見已嘆於白頭事已至難時不可失故今治命
難効揚王孫熟倡義風豈無郭元振

三皇廟疏

人之壽考康寧是均所願王者神聖工巧孰啟
厥初昔三皇与天地同符為民立命河圖易畫
分陰而分陽藥錄靈樞載生而載育千万世寔
蒙垂祐十三科各務精能其在吾邦盍彰顯祀
日來月往揀撓梁傾木有本冰有源盍申昭報
彙斯飛跋斯翼宜敬宏規用是揚然諗于識者

資多助北观一新皇昔碩歌有風馬雲車之至
物與疵瀉皆青芝紫菌之功

陳守約葬親疏

游子思親恐沒齒而有憾仁人恤患每動心於
無情范公指麦舟而付石曼卿蘇子指衣帛以
遺李方叔一旦而舉累年之喪此皆盛德之善
聞誰謂義財之難捨陳守約甫闡嶠宿儒志養
而適四方本圖甘旨道窮而逢多難遽隔存亡
竟弗逮中釜之榮猶越在藁塗之次樹欲靜而

風不止已矣奚進城如故而人則非歸歟未遂
發言欲涕決策在任莫劣乎三月之聚糧莫大
乎百年之終事寒食上塚可不如夏畦馬鑿半
夜扣門乃所望於季心劇孟厚為之贈俾掩諸
幽將古道復見今時而陰德必有陽報凡好事
者幸特書之

修茶提舉司疏

羣仙司下土玉川嘗謝於月團大匠無棄材涪
翁策勲於茗碗載攷唐朝之制最重顧渚之春

越至于今益嚴厥貢提舉司兼城疊組載酒開
筵坐中合一家春事務在兩州界陳詩述取筆
下不惜千金之資度地宅工眼中不為百姓之
擾蔡後丁前講求未到辰入酉出期會孔殷老
屋徒礙於清風良圖盍更於奕闔寧吾廬受凍
况敢煩人賴詩情得嘗豈無好事庶幾叶力相
與尽心龍護密雲金線泉更添新樣燕巢大厦
綠莎廳不比日時

陳正則問銓疏

一飛而待三年不妨高舉宿春而適百里姑試
遠游雖云拾級而升可無投臂之力正則學正
蘭茁其砌青勝於藍綽有脩能雅厚字以則正
未除豪氣豈但坐之大床頃者長城之行難為
短袖之舞照樂有首藉良可永歎披腹呈琅玕
未能少快問銓已迫擬步猶遲誰為尔歌慷慨
而以之千碑兀且濡近渴何能飲之能須借更
好風得葦航而竟去凡我同志幸為特書

張劄甫助婚疏

迎尔相承宗事穆卜佳期聞有客使前羞宜神
慶遺昔阮宣子當長年而受室若晋名流爭先
至以出錢固非直賀娶之辭盖亦古勸婚之意
可無礼既以倡義風况吾劄甫學正菽水怡顏
絲蘿締好絲衣而偕萊婦始是万全紫車而迓
少君或云大簡買羊酤酒好一洗首藉樂撤帳
攔門酒大門芙蓉稱相與作成於和氣庶幾焜
耀於餘光此日高堂共致千金而称壽明朝前
卷共看百兩之將迎

陵陽先生集卷二十四終

每千金而保壽阻障前

歸門面大門芙蓉長陸與許流亦味原惠幾幾

上否友云六商買羊湖面故一法首商樂樂部

論難難於難亦四計樂難故其不金樂車以五

下無亦以計美風以吾格補學五格本計勝

至以出幾固非直賢與七格道亦古勝故之意

夢童昔所宜下當其平可交室若昔古與年大

並亦味本宗事卷一計陳開亦各對前蓋宜軒

陵陽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年 獻 之 男 應 復 編

上梁文

七先生祠

承流郡國當知風化之端取則儒先爰攷淵源
之自相與社祠而尸祝庶幾目擊而道存惟七
先生寔萬世祀衣被雖徧於天下脈絡尤係於
湘中蓋閩洛之傳寔自春陵而倡蜀閩之老其
惠岳麓者深都梁固已在過化之餘郡乘乃獨

無揭虔之所寧非久事或者厚顏期會簿書我
猶未免於俗道德性命人亦且以為迂然宅家
方新于表章豈承學反昧於宗旨乃規奕壇乃
關堂皇不日成之未始勸民之力高山仰止竊
希尚德之風允其致知而力行與夫與化而善
俗具存本末隨寓著形恨不操几杖而行之則
有若馨歎乎側者深衣大帶緇懷師友授受之
親秋菊寒泉勿替歲時奉嘗之敬脩梁舉矣善
頌護焉

兕郎偉拋梁東地闊天開一畝宮吾道至今如

日揭後先諸老發明功

兕郎偉拋梁西州宅相連屋角齊欲盡承流宣

化職須將此道達民迷

兕郎偉拋梁南對面雲山翠潑嵐自有此祠師

道立明倫稽古足相參

兕郎偉拋梁北伊洛湖湘同一脈師友淵源萃

此中規模雖小開三極

兕郎偉拋梁上景行可行山可仰媿我奉！但

此心安得從之操几杖
况即偉拋梁下洗石開池更清洒躍者自躍飛
自飛活潑真机誰識者
伏願上梁之後儒術光昭人文增盛川融山峙
莫非吾道之流行政簡刑清是即諸賢之福澤

樂語

宴代交揚寺正樂語

上界真仙方趣駕玉虬而止東岡假守揭來取
竹馬之餘既交組以相懽敬奉觴而為壽某官
瑰意琦行殫見洽聞易在畫前妙探太極函三
象魁當參首正是瑤光第一星京伴模楷史筵
筆削王民瞻為胄簿李德遠在曲臺共称清袍
朝士之敢言力詆朱衣常侍而不顧笑問石頭
之路快吟地脉之春幾詔喚歸羞蓬萊簿昆侖

而不即扁舟經去窺九疑浮沅湘而肯來大書
唐武岡之銘復見漢循吏之傳十二條無非善
最方千里如近在畿赤子更生願以揚元宗而
為字青矜成列皆從柳子厚以學文坐使風俗
醇可為雲山賀更書甫上夜席即前繇刺史為
三公盍展濟時之畧備契丹寬河北益知憂國
之忠虛皇久矣凝流父老至於截鐙書破萬卷
何須讀律以致君文似六經便合從今而脩史
想青旗之簇仗已紫禁之催班我某官同社西

州聯題北寺李君文舉夙繇上世之通家夢得
樂天最昔人之交代机緣偶熟臭味不差重真
事契之蟬聯且春容而燕衍客為主、反為客
一笑生子、又生孫永為嘉話况今日適逢於
人日而古山不異於蜀山冷烟濕雪之吹晴脆
管繁烟之歲暖蘭生北醞醪不妨共少於醉歸
花枝裊長紅未許便催於行色某等輒陳薄技
以侑歡顏
眉間黃色喜浮、天遣鸞皇為相攸新管絲

綸歸右掖舊游泉石記南州春風自滿甘棠
國晚雪初晴杜若洲樂飲更為三日任邦人
未許別賢侯

宴公孫倅樂語

山城斗大幸依典午之賢鄉杜雲連共誨同寅
之好机緣闔湊燕衍殷勤某官王粹以温山立
而靜幾年蜀道共稱嚴揚司馬之文當日漢庭
爭誦晁董公孫之對自躋膺仕不厭卑棲諸生
環侍於虎皮百里平開於驥足方城漢水盡是

最声圓嶠蓬壺盡歸清著再迂丞壁未展賢猷
坐看七十一峰之奇倍增岷領要將三百五篇
之作尽变楚騷雖若回翔未妨嘯詠金花剪綵
曉行湘水之春珍珀傳柑夜侍端門之宴我某
何殊滄浦之奇邦國不空行著海沂之詠肯回
翔於丈蓋即蜚下於尺書趣取青瑣仍持紫袷
我某官名雖五馬心只孤鴻帶笈箸而游會且
歸矣聞筵篋之至喜甚楚楚然既一見以定交遂
相從而卜飲山肴野蔌雜然前陳明月清風添

箇公破于晉樂只適我願兮從來閩蜀同風不
妨握手衣通伊染百拍莫斬纏頭上佐清歡輒
陳短韻

向來南岳鳳鳴再駕緹屏又一星曾文物君
謨丹荔譜江山白傳百花亭春客相與嘖呼
爭肯紫爭看鈔發硯紫橐青氈吾日物孔鸞
行矣集明廷

燕交代趙寺丞樂語

紫綺仙人來作隼嶼之瑞蒼若倦客去尋鷗社

之盟既上印以相懽敬奉觴而為壽某官光風
霽月黃鍾大鑄淮南二十一篇文章最雅天台
萬八千丈神秀獨殊新篇突過於黃初博學下
觀於太乙王岩叟為魏公之客趙德麟從東坡
之遊鄧曲賦詩想見圍棊明夜觀空同飛捷坐
看洗甲挽天河既舍爵以策勳遂睽鏡而向闕
官紅塵已倦黔領肯來使君千騎上頭方休行
役別駕異方會面甚喜相逢一見不覺於傾蓋
同心有如於真蘭南樓山北樓水正當無公事

之時左手螯右手杯却喜有監州之處不妨起
舞相與定交明月清風自添別乘平分破冷烟
濕雪留得新春作上元重拈坡老之話頭添入
都梁之郡志某等輒成口號以侑顏行
後先相守是鄉人自有都梁見未曾藥玉舡
中頻送酒鏤金勝畔又行燈雁橋日夢猶能
記鳳闕新除自此升一笑不妨追樂事坐看
諸縣樂豐登
宴黃倅樂語

半刺昔來覺江山之歡喜肆筵有秩接守相之
慇懃幸協同寅願番更僕某官丰儀頗整抱負
瑰明甘棠笏之家声居然猶在瓊井茶之風味
正自不凡盖其大耐於功名是以厚培於風力
玉軼宜驅九萬里瑤琴聊鼓一再行日照潭珠
方問昏前公之舊事江空贛石復尋東坡老之
醉題風急引舟雲遲出岫顧都梁萬山之底乃
副乘再駕而來亦既洗龜正宜展驥泉石尽有
小循更迭徑陟清華已快東閣奇士之觀盍筵

甘泉侍臣之列顧羞蓬萊薄崑崙而不即乃駕
豐隆鞭列缺而肯來好雨隨車元氣淋漓之俱
濕豐年轉手平疇擺極之已香生意立回先声
甚偉泥飲喧嘩而誇新尹總是歡声銀抱環立
以待醉翁真成盛事條貫快活旗壘晶明豈但
唐武岡之銘復見漢循吏之傳未容席煖即有
皇褒持方斧衣秀衣便當補處上觚陵淒金爵
行在禁塗我某官夢繞紅邊懽迎馬首爛柯山
下曾諧傾蓋之歡紫苑洲前遂有合符之幸机

緣良熟真味不差刺史例能詩共記樂天之語
昔人重交代更誦元之詞燕衍真情蟬聯小
語况玉露金天之正爽宜朱絃翠管之相高鯨
吸千鍾莫辭痛飲雞鳴五更却笑掩番某等輒
冒顏行聊陳口號

帝教雲收重雲山柱輒清朝玉立班八月星
槎來海上九天藜杖照人間煩公政事文章
手開此江山父老顏若到西湖應記取明年
此日看微環

燕交代樂語

疇最使家方領蓬萊之勝輟班省戶未嘗袞綉
之題既交組以相惟敬奉觴而為壽某官涇源
問學光霽胸襟玉界尺之端方自然可則水假
山之峻特卓尔不群衝牙所至以鏘鳴游又不
勞於官繁耻為俗吏綽有儒風武城久聞絃歌
之聲春陵寧拙催科之筆徑從六院平陟三丞
薄崑崙羞閨風共欽雅趣上會稽探禹穴真有
夙緣記盛事之重臨肅清風於一道冰甌雪椀
每滌筆以洗冤絕島荒崖亦驅車而問俗清選
動詩曹之梅興宰班分書閣之紘香爰及三年
遂兼數器趙閑道之在越遺愛居多朱晦翁之
為倉掾荒尤切君王函詔而趣八父老截鐙以
遞留黃閣經綸已具相業堂之記青檀步武便
催通明殿之班戎官某久夢若邊漫游剡曲居
然秉傳良慚龜籍之新幸甚通家夙有蟬映之
旧會逢良巧臭味不差具燕衎以相後將雲仍
之是托懋崇謹護它年好作於話頭把菊細論

笑共傾於心事某等輒成口號上侑顏行
西君先后締交承一笑何妨玉笋傾馳驛催
人來異渥卧龍留客自多情告新鞋說三年
最叙旧欣尋再世盟天上除書人已到便看
鵠立待通明

宴安撫洪尚書樂語

碧油幢之元師撰日建牙紅渠幕之旧人趨風
將指縉紳共誇於佳話俎豆肆秩於初筵願希
君子光敬為先生壽某官端平之脉正始之音

我敬呂榮陽以其德齒不比大范老自有甲兵
京兆已逼於雲霄尚書盍踐於台斗疇庸吟間
挹爽游惟物望益高底事二龍間洛杜精神正
健未容隻犢老康戶果渴想於儀刑遂出膺於
藩翰東坡竭來揚穎獨冠河圖閣老之班香山
福歷蕪杭猶羨會稽州宅之勝若時補處尽屬
我公君王賜鑑湖喚起旧遊之夢田父邀泥飲
誇談新丑之賢况盛事隻引於朱衣而一時並
持於翠節鼓角謹亮山川靜嘉鎮趣堂前尚傳

平齋翁之室唾題名記裡自有盤洲相之芳猷
信露銀青詔催泥紫便轉洪鈞開壽域喜者黃
色起天庭我某官雖合扶犁漫來乘傳仕至六
百石頗動歸情向來一瓣香幸逢知己望旌旗
而至止操几杖已從之蓬萊宮聞妙音正宜參
叩爽李場有佳寔曾未弃捐方將洗竹外之玉
槃乃肯繫柳邊之緘坐胡床賓從不妨老子之
少番絳帳師資好為門生而一醉輒成口號上
贊顏行

瑤戈紅旆雪加絲暫為君王填左畿下鵲池邊
新有詔卧龍山畔又催歸共看閣老今黃闥却
笑門生也繡衣起舞祝公千歲壽蓬萊雲氣正
霏

詞

木蘭花慢 餞公孫倅

山城如斗大君官為兩年留讀易堂前倏然松
雪留得君不天邊乍傳消息趁春風歸待翠雲
裘留取去思無限江籬香滿汀洲不妨無蟹
有監州臭味相投怪底事朝來驪歌催喜倡喚
起離愁羨君戲衫脫却一身輕無事也無憂昨
夜夢隨杖屨道林麓岳同游

千秋歲壽黃倅

平分敏手更覺山城小
聊岸憤時舒嘯當年湓
浦月偏照香山老頭未白而今半百絕踰九醉
過九年樂天詩也
共說東園好問春餘多少紅藥晚金
沙早花須風日耐人看功名久催洗酸對花一
笑為君壽

鷓鴣天壽何薄乃尊

鳩杖龐眉雀髮仙詩中有史筆如椽受蓮貽平
生趣吟到梅花晚更堅珍九鼎食萬錢誰如
有子綵衣鮮蜀陳旧事君須記貴盛還當慶年

漁家傲

病枕遲驚曉鼓那堪送客江頭路莫唱驪駒
催客去風又雨花飛一片愁千縷折柳淒然
無剩語加餐更把箒衣護泥滑籃輿須穩度雲
飛處親闈安問應旁午

水調歌頭

表海歸來后眠食喜清安身輕於鶴上下山北
與山南何必交梨火枣自是霜筠雪栢歲晚越
堅完摩詰本無病微笑指蒲團天有意留一老

殿諸賢平生出處何似試把二蘓看惟惟有黃
問最貴况是龐眉壽九帙閱人間持此為公最
壽即是壽元

念奴嬌 同前

山之天目蔚茗堯第一最佳泉石見說老龍高
卧處正擁深、寒碧獨閱雲霏人思霖雨未許
無心出蒼崖赤子而今誰為蘓息 昨夜涼透
西風玉繩晚澹喜見歸鴻八十二虛皇凝佇久
飛下陸離宸畫綉鹵使名洪振銜位催綴新班

立旂常婀娜要陪沙路清蹕

賀新郎 同前

雲擁油幢碧騰蓬米宿緣一紀竟須公出上界
清高仙地位耿、為民還切此自是平生願力
雨後新晴涼如濯喜湖山十里皆生色便乘此
問閭闔 殷勤好與摩銅狄炯精神依然未老
霍漂鳧息造物生賢非無意偏近中元時節試
記取平園菜國况有盪洲當家樣百年秋恰已
升樞極繼盛事看今日

洪文安乾道己酉六月樞密八月參政九月兼
同知十二月相

滿江紅壽樞密

七筴新春問底事以人為日記正觀鄭公恰至
名因人得况是今朝生上相者天著意尤端的
便喚為人日豈徒哉公人傑宇宙要公扶植
善類要收拾公願我公千歲長陪丹極山立揚
休人正健耐寒綵勝簪華髮看一年天際不
曾陰真奇特

水調歌頭壽福王

某官慶輯皇家祥開赤社秋乃萬物所託揆
度正中福者百順之名若時並錫天地其壽

宗祐之休敬陳樂府之詞仰致闕宮之祝

叔父茅封貴先帝棣華親平生為善最樂夙德
宛天人玉葉金枝方茂瑤沼丹壺如画光景鎮
長新五福一曰壽萬象總皆春正秋分記初
度綉、纏麟傳宣來自絳闕瑞采蔚輪菌樂有
鈞天九奏尊有仙家九醞翠釜紫駝珍笑把南

山指還以祝嚴宸

陵陽先生集卷第二十三終

陵陽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年

獻

獻之男應復編

行狀

黃提幹行狀

先生姓黃氏諱某字濟叔隆州井研人其先自
金華入蜀子孫散居邛資隆三郡而隆之族為
大四世祖遷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元符中以選
人上書詆時宰名在黨籍曾祖考時敏三冠里
選嘗著易通六經釋疑號為博學祖考順卿與

卷五

元朝鄉同舉于鄉里中稱雙鳳朝卿後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乙科為青神宰考子說性剛介青神當磨勘朝奉即告且下而卒無子或謂君宜亟圖之庶幾賞延者君正色待不可人以為難曾祖妣陳氏祖妣喻氏妣王氏先生於慶元丁巳髻齒嗜書十九喪父哀毀柴立免喪即負笈游蜀學成都石室郡四方士殆萬數先生試輒上遊而已歎曰是不足為吾學歸閉戶窮經貧益甚學益苦從之遊者日益衆普慈素多士歲率以夏秋之間為講會坐率比者皆宿學大師士不憚裹糧往聽先生持所見與之相叩擊連挂五鹿君會下疎服早游秀岩東窓二李先生之門而某之大父雪溪公先人存齋公尤敬之奉書幣延致家塾先生以師道自處誨諸生有法每誦誦過夜分未嘗假詞色以諸生一笑語稍譁一步趨稍異一容止稍慢先生輒厲聲呵責之人謂焦先生弗足過也大父即世與先人俱東流落阨窮有不堪其憂者二老方相

相與細繹經傳攷訂同異以不足日為事其後
先生家於吳書問往還無虛時歲或一再過先
人留輒累月子弟奉巾履侍左右不敢怠與先
人道同志合每相規以正先人立朝議論或抵
忤先生輒喜聞其得請去尤喜諸賢聞先生行
誼皆願交退庵吳公朔齋劉公雙谿李公前後
交聘先獨從朔齋雙谿生而於朔齋尤久朔齋
以文墨稱一時往來質之先生而後出先人守
當塗先生已倦遊強以往凡書翰墨以煩先生
嘗建小學屬先生為之視約甚備先人得罪叔
貴人歸卧若雲先生杜門亦教子不復出先生
連蹇名場淳祐癸卯甫荐江東景定壬戌以累
舉當入對諸老力勸之行會有旨學縣皆設官
職教肅郡博士先生得主慶元昌國縣昌國居
海中洲淨雖其而無教法先生首以白鹿洞規
從事升堂諱學記一則使學者先知學之所以
誤與其所以學之序自是朔且輒諄反覆推盡
不為空言學者翕然以得師為幸間復嚴課試

歲終則校分而升黜之學廩旧縣令持簿書願
并屬先生先生力却之母慮十數反曰君任券
吾任教母相濟可也令不能強始至無所舍有
無容洲僅三楹上雨旁風先生請于縣捐奉撤
而新之復增堂皇公居以為來者利一不以擾
縣家丞相西礪先生葉公時在郵聞得先生諱
義大加欵賞即書其牘曰學問深醇諱說明暢
堪充經術精通可備諄讀科且將及春而舉用
會先生解去弗及用咸淳以覃恩循修職即再

調台州寧德縣丞、廳歲催役錢為閔子九萬
有奇人逆憚莫敢向妾更聊攝獎益滋積逋如
山而諸吏攬上戶相表裡不可問甚者去其籍
先生究知其病乃條畫詣郡白之且曰州縣母
子相依痛癢相關盍立定期任專卒乎毋徒困
其子守戴侯恫一始見輒握手論文如日相識
留之幕府先生力懇還曰丞雖早吾戚也敢曠
官乎侯益敬嘆先生所請悉行之至邑則戶予
一青冊使有鈔者銷無鈔者納未幾負者畢幹

解新補日不督而辨下戶預借之弊尽革先生
初與二鄉家公同寓吳幅巾短褐日相從蕭寺
公性高簡不可一世士獨敬先生二子願山坤
翁則堂鉉翁因與先生厚至是則堂提點本路
刑獄首問先生所在屢羅致不就舉以閔升應
詔荐士復以先生為首曰學有淵源文有楷法
持論堅正制行潔清早登西州諸老之門獨擅
汝南旦評之譽蔚為人物之表宜脩師儒之官
共相推重如此趙侯子昂來為守未識面亦以
所知舉先生寧海為葉公通德里公角巾還第
先生候之郊垞公猶不忘昌國時一見喜甚摘
賞贊文警語再三問語其鄉人以先生學問操
履稱之不容口迨解歸公復貽書中朝相料理
而先生已無意榮進矣遇越則堂力要叔檢法
官先生亦為之盡心讞議務得其情使者出循
部先生留司吏抱成案促詳覆驛致行司日不
下十數檮先生剖析詳明傳以經義多所平反
壬申秋則堂召而某繼之辭不獲命先生知某

某當來趣為裝將歸某亟書丐少留願受教先生曰子以一致之性處群物之會吾為子懼雖然勉之無負所學時雪岩先生洪公起帥越兼庾事雅知先生辟茶鹽司準備差遣幕府省文書日與同寮賦詩飲酒為樂退輒掩閤饋問不通門無雜賓郡有西漢書板脫誤踏差幾不可讀先生欲白府判正之適洪公以真文忠公所編文章正宗屬先生校讐先生曰是吾志也乃并漢書白之即倉司置局字、參計雖暑盛弗

置所釐正稿已具未刻梓先生忽感風眩謁告少間猶自力擬文讀閱書策應人事如它時先生二子請舉江東未還某往省先人使人逆拒之固屬先生之姻楊君明復晝夜視先生先生謝醫叩藥曰吾無所苦也一日與楊君坐語至暮忽疾薄咽間疾復作竟終于官之正寢癸酉九月乙酉也某以諸生寔制服受吊洪公尤嗟惜贈賻特厚且經紀歸其喪先生性靜專於書無所不讀一再過則終身不忘尤粹於經格

言要義往往皆成誦誦明義理居多士自得其
大旨率本任洛而諸儒之說亦皆參考互釋貫
穿融液以會其歸義有未安者未嘗苟同頗為
改易其於象數制度名物口誦手畫粲然可觀
以致訓詁義疏一之語疑一字之誤人所不經
意者先生言之甚精倫類博通本末該貫世之
號為儒者未之能及也每歎學者好高鶩遠躐
等陵節之病故其教人必以致知格物為先而
主之以敬使人靜坐收斂身心整齊莊肅曰不

如此無下手處平居寡言笑及誨學則樂以開
導誘掖旁引曲譬疊々不倦其詞氣反益平寬
真得誨師三昧雖過時而學者皆言下有省先
生制行甚謹如蹈規矩如奉圭璧終日兢兢未
嘗見有燕笑之色不欺暗室不愧屋漏先生有
為威加之教行於家方嚴不可犯然其中洞然
無城府處事接物一出於誠與人交篤至周盡
終始無間人有片善寸長不啻如自己出逢人
輒稱道不置聞言人之惡則掩耳避去尤謹於

禮篤老不廢雖童幼亦與為酌對不少忽不求
人之知而人自知之於其知之者亦介然自處
不可親踈言不及利福游諸老而貧自居環堵
蕭然無僦石儲不顧也所居必痛掃溉一室藝
蘭菊列圖史布衣蔬食其間以名教自樂不知
歲行之徂學成行尊朋友信之鄉里化之公卿
大夫敬之不得已而仕白首下位不沮不戚惟
職業是勤蓋有為秉田委吏不卑小官之意然
明練通達

其於文根摠淵源力闋以肆大抵取諸胸中而
書之允鈞章棘句巧擊輒而窘邊幅者先生所
不為詩則薄晚唐尚王蘇精深華健得騷雅意
與大父先人暨朔齋諸老倡酌睽軸筆法尤道
勁逼歐柳真之名帖中莫辨也為金石書者以
不得先生書為憾如岷峨樓記喻德君墓碣太
白祠堂記黃庭經等書皆尽其妙爭寶藏之晚
自號樗菴老人有論語幼學說易集傳詩會解
漢晉史節通鑑類名物度數性理指南信筆錄

等書皆蠅頭細字每帙不下十數策藏於家始
先生逾四十不娶大父以孫明復邵康節之事
感之娶史氏省元一之孫子男四人壽文起
潛待省進士黃中為外祖喻氏後皆力學能文
詞世其家良老早夭女三人長早卒次在室次
適進士王佐材先二年卒孫男三人見心奎壽
晦老皆天孫女三人其孤將以甲戌十月庚午
奉先生柩葬于平江吳縣至德鄉鳳凰山之坤
原嗚呼先生師道立之經學之術如胡翼之孫

敏嗜書嘗以登仕即就漕試不利輒棄去頗志
奉親曰調護其眠食不官離左右甲戌初事會
方殷由督屬超補官資後遂以朝奉即致其志
厥既歸附殿門罕出治田園整戶舍聚書延師
教子使克有成立世方以儒相詬病獨能脩學
宮禮賢士與流俗異趣聲譽益起中丞崔公或
馳驛相訪辭不行郡守李公秉彛同知徐公琰
舉元提學一校官亦不受勉清隱處士之號以
雪崖扁其使齋標致高矣為人恬淡簡約相帽

綜鞅徇祥山水間吟嘯自適然性篤厚頗信內
典卓菴叛橋作諸利益事貧者解衣推食病者
予藥死者給瘞無所靳癸卯歲大侵民艱食饑
殍流亡相系于道雪崖慨然倡義捐廩或捐價
以濟或計口以食自春迄秋遠近之人賴以全
活無慮萬數皆舉手曰生我者朱師子也郡邑
省臺次第列其狀宣撫使博采公論具以寔聞
于朝且諭郡邑推表其門曰清節朱氏道義之
門人皆榮之會子舍歸侍拜慶人士踵門舉此
以賀盛事萃一時雪崖雖病倦意甚喜強起為
加餐謂當掃浮災以享上壽踰年浸革或其子
以忠孝立身勤儉保家喪葬宜從約已而焚香
默坐條然而逝大德甲辰四月九日也鄉人德
之往往出涕而疇昔賀者亦共嗟惜焉娶沈氏
前太學進士應桂之女男一人天錫孫男福孫
二女二人俱幼以乙巳正月廿六日癸酉葬于
東職里餘慶之原予惟雪崖平生言行類可紀
而捐廩之舉尤有德於民昔成都黃承事平糶

取飢有陰德張忠定公詠時為帥守一夕夢府
君揖黃承事坐于忠定之上雪崖蓋無媿於黃
承事矣有陰德必享其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
孫乃銘以識焉銘曰

百年之計惟德是樹栽之培之匪積曷裕世或
趨利苟且旦暮皇恤厥德為它日慮於唯朱氏
筆橐華緒十世復昌繇積累故賢哉雪崖仁性
天賦爾饒爾粥全活耄孺我書我詩保守潛素
以儒為官有子克付年開八袞榮及三釜乃表

義門乃著清譽人所難得已獨兼其夫復何憾
含笑泉路負土為山孝思遠慕鬱焉松價春雨
秋露自葉流根永篤永祐是曰餘慶雪崖之墓

朱山長墓銘

前安定山長朱君望卒于吳興寓舍以長歸
葬毗陵從先墓其志也娶孤共載哭泣感行路
予嘗為詩吊之越三年其姻家采石山長繆君
叔晦過予曰朱君望之墓有宿草矣長婿池州
學錄錢适自毗陵來將圖其不朽者敢以其孤

見願矜而畀之銘予固善君望視其孤孱然弱也誠不可無述待其長使有攻焉按狀君名自期君望其字也本衢州龍游人曾祖某迪功郎妣孫氏祖某將仕郎妣袁氏父某登仕郎曾貢進士妣汪氏繼趙氏自其祖宝祐間隨宦晉陵遂占名籍後徙居城之東君幼敏悟祖每矜語人曰此孫宅日必昌吾門景定辛酉年二十請鄉舉德祐乙亥補太學生方摩厲以須屬時多故束書入山括無仕進意龜山書院兵後久荒

圮君來為山長竭力經營且新其祭器稽其田籍旧觀浸還士論稱之又為安定山長時寓祠溪亭回視故宮異物充斥勢不得爭喟然以談乃節浮費叶衆議惟新是圖得曹氏庠改創書院後遂遷烏盟荐有所以教以育推厥攸始寔自君望又捐已俸造蓮豆可謂知禮者愛是邦佳山水細蒲待選乃買屋以居昔胡安定見徐節孝頭微側曰頭容直節孝因思頭容直心亦直君望以為此乃敬以直內之義則以敬名

齋本心文公為作古籀焚香端坐讀書其間暇
則往來南北諸山從容觴詠與朋友共樂丰儀
秀整性行溫雅樂道人之善內恕及人雖僮僕
不見其有疾聲遽色遇用之者輒賑瞻之無所
靳人皆稱為善士庚子春忽念先茔當以時汛
掃扁舟亟歸道得疾疾止復還竟不可為其
卒三月廿六日也以六月十七日葬常州武晉
縣占石之原年五十有九娶東陽劉氏通判君
之女先十七年卒生五女長妙雲適錢適次妙

寧適柴嵩妙惠適樓英發妙淑許適鄒志孫妙
由許適趙由琬繼室沈氏生二男長文俊次文
英女二人妙安許適繆世昌妙定許適錢適弟
庶女三人妙素適張復妙覲妙善尚幼異時進
取之士馳騁不足從鄉貢已難况得入太學尤
難蓋有榻項黃馘不能與其一者君望十餘年
之間領鄉荐補太學兼取人之所難得造物豈
無意然崇化之席未暖而去遭回濡滯又二十
四五年一文學掾竟不克申延以待何始豐終

番耶有二子而女十人其婚皆高門大族名士之家力能經紀其喪還定故丘遂其始志又擇師教二子使有成云造物之報蓋在此君望其庶幾無憾矣銘曰

人誰無死君以孝故上章用敷感時春暮夏畦馬醫皆上丘墓我胡不如星言即路抱恙而還魂已先去其何去依若祖若父成願初志銘魂歸厝松攢良久慰尔永墓我銘昭示以封以樹

野翁禪師塔銘

始予聞野翁為本論疑焉及觀其所謂本則曰吾棕漕溪、、本達摩心傳面命其有先後其傳愈遠支派五分然本未嘗不一也野翁一

本乎禪故有此論且係以兢華遂未為世戒在其法中庶乎知本矣其何疑於是野翁之葬且三四年其徒即是、、來郵自越以覺恩上人所次遺事求銘厥藏按師諱烟野翁字也越新昌張氏生嘉定癸未年十一出家投邑之大明寺僧大轟為師端平乙未祝髮受戒具夙聰敏

有志於道負笈從台東掖憲法師習天台教居
數歲棄所習復從大轟大轟課之特嚴其長而
克有成者轟之教也端嘉以來吾蜀痴絕冲公
無準範公唱道東南學者傾嚮皆願為之徒師
首從痴絕于道童一見刮目坐教歲大有發發
乃之徑山見無準時問道者有相摩師年最少
机最擅無準亦驟進之又數歲往造大慈濟大
川之宣明舉臘月火燒山話擬對竹篔挂之當
下有省因留不去靈隱以為書記力辭且

荐歸雲度禪雲盛有詞藻人多師焉讓焉後掌
記履齋吳公判郡知其人俾出世自大慈遷延
壽又遷香山越丙子屏迹雪竇靜閱世故會杖
錫遜席不得避一住十二年靡懷不在鄉里刻
川自更兵火積骸滿野即收聚焚化殆有万數
設水陸大齋於石佛寺前廣為說戒惠及枯骨
矣山多暴虎人家小兒橫遭咀作驅虎行聲其
惡而去之虎岩靈隱願以師補歲至則大新僧
堂及諸寮舍學徒四來振起遯菴密菴時氣象

無錫官河客舟一日而覆溺者三十八人師憫
之斲石為尊勝幢六級其長一尋有半自為銘
刻而立之洲渚之上施食設以按沉寃三年東
歸遊雙徑雲峰有遯堂舍蓋意亟微服還杖錫
扁其室曰晚泊閉戶書法華經有老來非厭客
靜裡欲書經之句雪竇虛席衆謂無以易師因
共舉師育王亦爭欲得師不能奪寺榜因夢名
山昭陵所感穆陵所書號為勝處師益喜得此
雖歲苦缺食而持鉢浙右不憚也用賓禮延致
東岩石公相得歡甚它日行寺東偏岩謂師盍
遂即此營菟裘既成家性存之巽書寄幻二字
揭之挹乳峯珠樹雪瀑映帶左右師往來游憩
禪宴其間隨化委順意甚自適壬寅八月十五
日升堂語衆勸厲極慈切蓋自別也衆請留偈
笑而不荅至夕而逝越七日奉全身葬寄幻遂
塔焉壽八十臘六十八度弟子若干人師為人
寬厚篤寔病者與藥貧者周之隨意作佛事不
藏人善片言隻字稱道不容口文集十卷該淹

經史詩偈尤洒落每升座記禪人騷語聯絡貫
穿總為一說而條分縷析各中肯綮頗效痴絕
云如周伯強家則堂文本心黃東發舒闡風威
與之游予謂野翁立談不忘本臨行不留偈遺
戒不茶毗塔而銘之豈師意乎其徒曰是之謂
寄幻銘曰

一切世界及一切法無有堅固幻依幻滅幻既
俱空所寄何地而復以何寄於所寄幻則非寄
則非幻強立名字未離二患欲問寄幻

久寂瀑流千丈雪峯之側幻為奇觀碎處颺電
凡有耳目如夢斯覺廼刻堅珉與寄幻對幻身
何在法身不懷

龍源禪師塔銘

道場山龍源禪師既寂之五年為乙巳七月其
記室懷珠哀次遺事偕其徒希涓來其銘心源
之塔予尚記歲甲午訪師雲峯留三日窮極幽
討意甚樂又七年與今翰林備撰鄧善之再至
為師喜見顏聞舍予高閣煮茗話旧夜無倦色

明日下山握手若不能釋不料遂為死別也留
耕先生王公伯文先朝名執政與先存齋忠義
相期議論同肝胆同而予亦復交其子若侄師
蓋公之族也故惓惓於予者如此銘可辭乎師
諱介清龍源號也世福州長溪祖諱一夔古田
縣尉父良輔知黃岩縣母蔡氏素好善嘗夢神
人介而進一子曰是善知識當生爾家果娠而
生師幼不茹葷年七歲喜看伏書長益通悟泛
覽經史百氏文知其不凡俾出家于郡之雪峯
居半載行脚出飛鳶嶺抵義興法藏得度於一
峯齊禪師年十五薙髮受其戒遂徧參諸方是
時靜慈石帆材靈隱退耕寧徑山虛堂愚皆明
師宿德爭欲致之師傾然山立舉動雍容言旨
聞雅志不苟從適般吳興道場東叟頴以為典
賓繼東叟者無等融即請師為內記力辭絕江
過育王謁寂憲照禪師入室有契以為侍香次
掌藏鑰寂憲自拈禪一一自密菴得其傳受皆
南閩偉人師世出四明壽因迂問壽有史督相

之子州尹見師行解相應捨開壽行府與師營
菟裘曰西明蘭若為終隱計未幾道場虛席兩
浙諸山舉師此來此山唐刹自寧熙間大蘇蓋
公游道場諸詩一出名愈重五山由此其選不
輕畀也丙子劫火洞然化為瓦礫迨乙酉凡十
年日觀未還師既至慨然以起廢自任首慈大
佛宝殿金碧輝煌像設華好次建觀音藏殿摹
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及旃檀林列翠閣蒙堂
法堂僧堂之等鐘鼓法器由中徂外煥然一新
四方衲子聞師之風挑囊負鉢袂屬肩摩雲歸
霞集於是聲達帝廷欽奉綸言賜金欄架裝殿
受法音加號佛海性空度少荅其道心精勤之
所成也辛丑六月一日忽示微疾索浴淨髮書
偈日佛坐有書却我坐十七年說甚生死義古
今無後先倏然而逝時當庚仗停龕七日神色
不變闍維後頂骨牙齒數珠不壞者三壽六十
三臘四十八度弟子一百五十餘人今住崇恩
寺洵為之上首寺初無三塔師以為憚間語其

徒士等芝圖之乃捐已財買朱氏山於寺之東
新建三塔且請為師壽塔于其旁菴廬既成
師遍之曰心源芝等又集衣資田買以供香燭
之費俾行者取洒掃滿三年則推其名次之居
首度以為僧而禮當代住持以改名已者
復禮塔為師其規約如此至是遂痊焉世率謂
種、佚事有皆為法此未足論龍源然龍源建
立亦因其時之所可為而盡其力之所當為非
為已而為也故終歲有為而未始有為如必為
此而為法一切諉之不為則登觀師之僧伽塔
昌黎公何以稱其公才吏用之過人而以其靈
骨已老而為之歎惜耶師之願力亦弘矣銘曰
留耕之裔密菴之傳燕坐雲峯十有七年應緣
而出緣盡而逝居然一旦水解蟬脫吾性本空
無亡與存是為伏海龍源之源酌之不竭無古
與今是龍源方寸之心乃營三塔而四其三為
是為真宅心源之菴各自道場無乎不在處
光滿亦無雜懷維爾孫子視我刻辭如未見師

自源來之

東臯友山恭和尚塔銘

四明慈溪福昌院友山和尚之塔久未銘壬寅
秋雲門息上人錄其行寔與其宗旨自集賢趙
侯子昂所來求文以刻柳子厚嘗謂蔡天浮屠
得用碑晉宋多法梁多禪唐多律而所銘南嶽
諸律師頗病夫言禪者不徼旁行拘則泥物誕
則離真、離誕益勝若深有取於律必將用毗
尼為室字而慧為戶由定發慧一歸真源無大

小乘也其闡揚龍樹之道南嶽天台之教甚大
顧余未之學或曰此吾法中良其背其道光明
蓋戒定慧是雖然何以銘友山按狀師名智恭
字季禮友山其自號慈溪陸氏子陸故大族母
周感夢而娠生嘉定丙子早孤母改適王氏挈
以俱往聰悟稍長誦書輒能記惟喜啖茹止菴
文結師在德潤湖華嚴院持律甚精往依焉服
勤不懈年二十祝髮受具戒日以律為務能通
音義淳祐初更從伏先晦岩照公于南湖延慶

覆有機語辨不滯文字乃入觀室居三與年儕
輩十人者然指禱早輒大得而歸結茅董孝子
祠後以便養母堪笑翁頗相規切用其語即邑
之東臬叔精廬為接待飲食藥物百須具往來
者賴之因以誘進初學無不滿意后愈開斥遂
為福昌縣院尊正菴第一開山示不忘本也有
良田若干頃歲用平斛入其租使佃自墾量
有刻石于題曰入門不問方隅托鉢不限鐘鼓
用心平廣類若此時出游諸方編如禪老多所

悟入卒定宗旨嗣伏光咸淳中白雲堂舉節之
布金則力辭勿就自是教益載疏外務恨山不
深林不密焚香哩坐唯茗事是脩比僧使過而
禮之號以法惠招以悟真而師泊然無意於世
矣戊子歸老子菴墓廬曰家間有王珙公遺詩
曰聞得去年交院事世間誰識老師心友山得
之意殊喜癸巳九月徙容示病越五日書偈逝
去闍維齒不壞即塔于塚間在華嶼湖之右臘
五十八壽七十八度弟子宗要宗孟若干人宗

要任初傳業能守者也友山恬靜安詳舉止中
度雖糲鞋布襪而精神照人不可塵滓未嘗有
瑱怒好拯濟周乏繕舟梁治道路以作佚事華
與白龍祠久圯敝則新而大之平生交游多名
勝士晚歲脩廬山蓮社故事舉小孫陀穢勤同
社簡而易行僧俗樂從皆書某曰蓮公標名錄
間為五字詩入金碑點示及惟心觀起教觀二
義人多抄傳曰東山韓僧亦知問徑歸敬為昔
我先人存齋翁善佛光當時弟子如友山者殆
不可復得慈感少愚同門也寔與恩上人胥趣
銘恩亦辯傳有信行銘曰
止吾師也山吾友也吾以為歸與吾同癖非山
非止是曰真依華璣之湖家間之塔龍護持之
山空月明無法可說龍之聽之



藏物者九錄卷之八十四

子孫日固無忘也

此乃成四

十物

諸物

不可



德